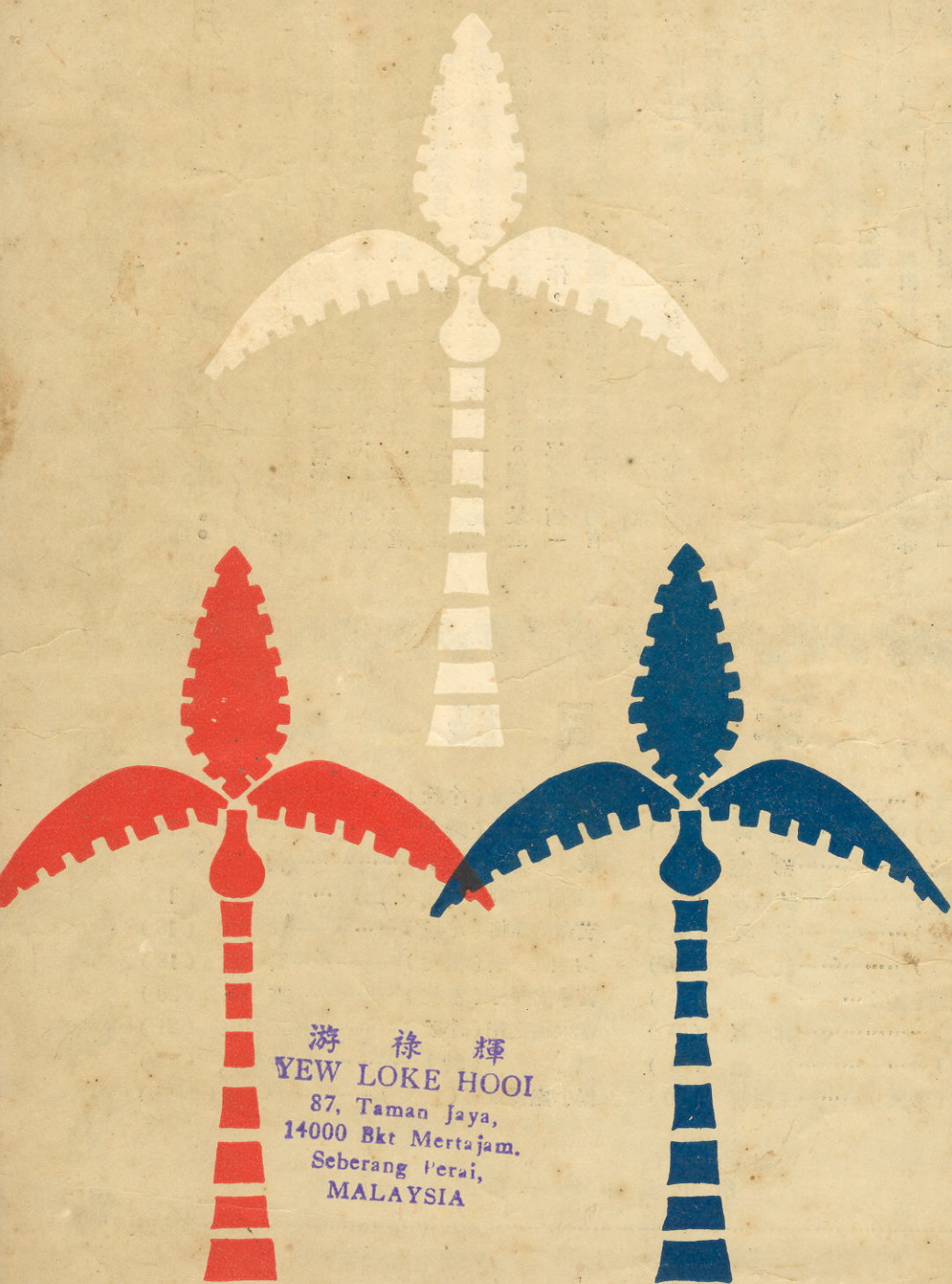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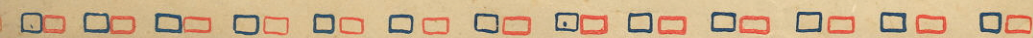


游 祿 輝
YEW LOKE HOOI
87, Taman Jaya,
14000 Bk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98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



蕉風月刊第一百期改版啓事：

蕉風自從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創刊以來，到現在已整整的五年了，而第一百期亦即將來到。在這漫長的五年中，蕉風一直都以本著爲華文教育、爲文藝服務的意志在耕耘着。我們雖不敢誇大自己的功績，但我們自信，我們是盡着所有的力量，向着這方面努力的。不過這些年來，有許多讀者來函表示意見，要求把蕉風改爲一個比較綜合性的刊物。以蕉風現有的種種條件來說，相信在改版以後，一定會比現在的許多綜合性刊物更有成績，對廣大讀者羣也更有貢獻。到了最近，我們作了一次廣泛徵求讀者意見的工作，發覺多數讀者都有得到一個水準較高的綜合性刊物的願望。把這些讀者的意見歸納起來，約有下列幾點：

第一，人生的內容包涵甚大，不僅僅只有文學。（是人生包括文學，不是文學包括人生。）

第二，文學對人生固然重要，但其他知識的重要性也不下於文學。

第三，綜合性刊物不但可保有文學，而且還可以保持高度水準。

第四，綜合性刊物可介紹各種知識，使內容充實。

經本社再三考慮以後，認爲這些理由是非常實際，非常合理，非常誠懇的。這樣，本社遂不得不向衆要求，而於第一百期（一九六一年二月份）開始將蕉風改爲一個綜合性的刊物，以一種嶄新的，活潑的，生動的，完美的，獨創的姿態，來替新舊讀者繼續服務。敬希讀者密切注意！

本 期 目 錄

散文詩四章（散文）	屠格涅夫（3）	披髮的女鬼（小說）	黃堯奇（12）
鄰家的孩子（散文）	麗 磚（4）	組 曲（詩）	汀白萍（14）
最後一課（小說）	郁 德（6）	牧 者（詩）	何 原（14）
夢醒的時候（散文）	陳敏方（7）	殺豬似的剃頭滋味（散文）	姚 拓（15）
鵝 嚙 河（散文）	莊 牧（8）	苦命的霜梅（小說）	史 靈（16）
逆旅者的憂鬱（詩）	紅 葉（9）	釣 魚 樂（散文）	君 紹（18）
我懷念妳，在遠方（詩）	寒 星（9）	苦旱的農村（散文）	高 烽（20）
昨晚的夢（詩）	林 蕙（9）	李大媽之死（小說）	王 俠（21）
村 晚（詩）	廣 德（9）	慰（詩）	冷燕秋（22）
第一次嘗試謀生（散文）	王觀新（10）	從小處看世事（散文）	集 點（封三）

附 中 篇 小 說 一 冊

酒鬼的故事	契訶夫
-------	-----

散文詩四章

屠格涅夫

作者介紹

伊凡·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 1818—1883)，是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三大作家之一，其餘兩位是托爾斯泰和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生於貴族之家，受過良好的教育。一八五二年爲了追悼萊戈里的一篇文章，幾乎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後來，並到歐洲去，經常在巴黎居留，使歐洲人注意俄國文學。六十五歲時，他死於巴黎。他與當時歐洲文壇上的著名作家，都有着很好的交情，尤其是左拉和莫泊桑。他的作品有獵人日記，貴族之家、初戀、春潮、麗莎、羅亭、父與子、煙、前夜、荒土等。差不多都有中文譯本。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也是極有名的，這一期我們選了在海上、鴿子、玫瑰和狗四篇。

在海上

我坐在一艘小艇上，從漢堡到倫敦去。我們一共是兩個人，我和一隻母猴子，牠是由一個漢堡商人當一件禮物送給一位英國股東的。牠被一條輕輕的鐵鏈子繫着，連在甲板的一個座位上。牠不安地移動着，發出尖銳的哀鳴，像鳥聲似的。

每次當我走過牠身邊，牠便伸出牠那冰冷的小黑手，從牠那略帶慈傷而有人性的眼裏放出注視我的光線。我握住了牠的手，牠停止了哀鳴，却仍不安地轉動着。

這裏是一陣死氣沉沉的平靜。

大海伸展在四面八方，像一幅不動的鉛色紙面，它窄狹而小；有濃重的霧氣懸在它的上面，桅桿頂端隱匿在雲層裏。由於霧氣的朦朧，人們的眼睛也爲之昏迷，疲憊了。在這暗淡迷朦中，太陽懸掛着一點紅暈；但臨近傍晚的時候，它却閃耀着奇怪而神祕的蒼白光芒。

那長而直的疊摺像絲織品的皺紋，一個挨一個地經過這船頭，它們愈波動愈寬，忽縮忽張，終於又顛蹙地消踪匿迹了。泡沫又湧起來，被令人厭惡的機輪聲所攪動。如乳樣的白色，帶着一種潺潺的聲音，擊碎成蜿蜒曲折的漩渦。然後又融合起來，消滅了，被霧所吞噬。

歷久而悲傷的響在船尾的小鐘，一如猴猴的哀鳴。

時時刻刻，一條海豚浮湧出來，又忽然間一滾而消滅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下。

有一個黑黢黑面孔的船長，樣子沉靜而陰鬱，咬着一個短煙袋在抽煙，又氣吁吁地將煙燼敲落在暗濤平靜的大海裏。

對於我所有的詢問，他僅漫不經心的支吾了一聲，我不得不湊近我那唯一的伴侶——猴子跟前。

我坐在她的身旁；她停止了叫聲，又向我伸出她的手來。帶着昏沉欲睡的濕氣的濃霧壓緊了我們；我們沉緬於同樣不知不覺的迷夢中，我們好像兄妹

似的偎依坐着。

我微笑了……於是我生了另一種的感覺。我們是一個母親的孩子呵！那可憐的小動物，如同對於一個兄弟似的，這樣地舒貼誠心地偎依着我，使我感到欣慰了。

鴿子

我站在一個斜坡的頂上；在我前面，展開一片成熟的小麥，有如一片光煥變動的金色大海。沒有一點波浪從海上浮起，在空闊的空氣裏也沒有風的吹動，暴風雨將來臨了。

在我的眼前，太陽仍然用一種黯淡的光輝照耀着；但在距離小麥田的遠處，並不是太遠的地方，那暗綠色的雨雲堆擁着，是一團可怕的雨雲蓋住了地平綫的一半。

一切都沉靜下來……在那最後毒恨的陽光之下，一切都變得沒精打采了；沒有鳥兒的影踪，甚至連麻雀們也藏匿起來了，只有在近處一堆大的牛蒡草，在不停地搖曳而低訴着。

籬笆上艾草的味道是多麼強烈啊！我凝望着那深蒼色的雲塊……有一種茫然的不安充塞了我的心。然後很快很快地來到的，是我的思想，一突然閃過了一道金蛇，又是一陣滾動的雷鳴！不祥的雨雲，趕快運行吧，使大雨驟降；來掃除這猶豫未決的苦悶吧！

但是雨雲不動彈了，它又如先前一般停頓，一種令人窒息的重量，壓住了闌然的大地……好像越來越漲大而濃黑了。

看啊，在它的死而暗淡的藍色上，有些東西在滑動奔馳，像一條白手巾或者一掬白雪似的，那是一隻白鴿從村莊的方向飛來。

牠一直地飛着飛着……投身到樹林裏去，過了一會兒，——空間仍然是一樣殘酷的沉默，……但是，看呀，兩條手巾在空中閃耀，兩掬白雪飄盪回來，兩隻白鴿平穩地翱翔着飛到同家的

路上去。

最後，暴風雨是爆裂了，騷亂開始了！

我難以回家，風在怒號，它狂亂地吹向這裏，又吹向那裏；在它前面有一縷低沉的紅雲在飛逝，它好像被扯得粉碎；每件東西都在混濛中翻滾，鞭擊般的雨，傾注着狂暴的急流，向直挺的樹幹上打去，閃電發出令人眼花繚亂的青光。突然間，一聲狂雷好似大炮彈般的爆炸開了，空氣充滿着硫磺氣味。……

但是在低垂的屋頂下，在屋背的窗櫺上，棲着一隻白鴿，有一個是跟着配偶而飛，牠帶回來從災難中救出來的配偶。

牠們憩息着，豎起了羽毛，彼此都感到對方的翅子是倚偎着自己的翅膀。

牠們快樂了！我也快樂了，我瞅着牠們……雖然我是孤單的，經常這麼孤單。

玫瑰

八月的最後一日，……秋天差不多在望了。太陽要落山了，沒有雷電相隨的一陣傾盆大雨，很迅速地酒過了我們的廣大平原。

在一個閃着光亮，蒸發着水汽的屋前的園子裏，充滿了落日的餘暉和雨水的洪波。

她正坐在客廳裏的檯子上，沉溺於深長的幻夢裏，經過那半開的門注視着園子。

在這一刻，我知道什麼意念掠過了她的靈魂；我知道在一個短暫而痛苦的掙扎後，恰在這當兒，她便屈服在一個自己不能再控制的感情之下了。

暮地，她站起來，匆忙地走到園子裏，便不見形影了。

一小時過去了，……又是一小時，仍然不見她回來。

這時，我站起來，走出屋子，轉了一個彎，順着一條路走——我確信——她曾經從這裏走出

去的。

我的四週，一切是黑沉沉的，夜幕降下來了。但在小路的泛潮的砂土上，可以辨識出一個圓的東西，——雖在霧氣中，仍然鮮紅。

我彎下腰去，它却是一朵新鮮而才開綻的玫瑰。兩小時前，我還看到這朵玫瑰花綴在她的胸前呢。

我小心翼翼地拾起這朵在泥渾中的花，走回

鄰家的孩子

麗磚

屈指算來，我們搬到「木屋區」已經兩個多月了。可是，鄰里我却一個也不認識；因為每天上午要教書，下午則要留下來批改作業，直到傍晚時分才回家。沖了涼，又溜出來逛街、看電影，非到午夜不回家。就是星期天，不是野餐，就是旅行，很少就在家裏的。

一個星期天，我例外的沒出門，正酣睡之際，一陣喧鬧聲把我驚醒，我仔細一聽，其中也有媽的聲音，便連忙跑出來看個究竟。

我跑到門外，只見媽正跟一個婦人指手畫腳互相漫罵。媽一看我出來，便指着地上一堆垃圾說：

「你看，已經不止一次把垃圾掃過來了……」

「笑話，這是公家的地方，我偏要掃進去，怎麼樣？」那婦人蠻橫地說。

客室，放這朵花在她的椅子前面的一張檯子上。後來，她又回來了，用輕輕的腳步踱過屋子，坐在那檯子上。

她的臉不但蒼白，而且更顯得分明了；她那低垂的眼睛，看起來像小了些，在快樂忘情當中，她不住地急遽地左看右看。

她看到了這朵玫瑰，拿起來，注視着它那破碎而染污的花瓣，又看看我，忽然定睛不動了，

媽想要爭辯下去，我便作好作歹地把媽拉回屋裏。

「哼！這種人真不要臉，每次跟我們借肥皂，牛奶總是沒有還的。」媽邊走邊嘮叨。

「算了，雞毛蒜皮的事，也值得這麼爭吵！」

「你爸爸一死，連一個小賤婦也要欺侮人了。……」媽說着，眼圈又紅了起來。

傍晚，剛回到家裏，一眼瞥見媽和那婦人正在耳語，心裏不覺笑起來。

吃飯時，我問媽：

「怎麼一下子便又這麼親暱了？」

「人家有喜事囉，她的阿蘭快出嫁了。聽她說給一個老頭子作小姨。」媽咽下一口飯，「不過，老頭子很有幾個錢。」

眼裏充盈着閃光的淚滴。

「你爲什麼哭泣呢？」我問。

「啊，看看這玫瑰，看看它遭受了怎樣的變故。」

於是我想應當趁這時說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你的淚將洗淨花上的泥土，」我用含蓄的語調說。

「淚不能洗淨，它們可以用火燒燬，」她回答說，轉身到火爐旁，將這玫瑰投在那奄奄欲熄的火燄裏。

「寧用火燒，要比用淚洗強得多，」她興奮地說，可愛的眼睛仍然閃着淚珠，而且傲然和快活地笑了。

我知道她也正燃燒在愛情的火燄裏呢。

狗

我們兩個在屋裏；我的狗和我……屋外正咆哮着暴風雨。

這隻狗坐在我的面前，直瞰着我的面孔。我也看着牠的臉。

牠好像要告訴我一些事情，牠是啞瘡的，牠不是沒話說，牠不瞭解自己——但是我瞭解牠。我明白這當兒牠和我都活着同樣的靈感。在我們之間沒有兩樣，我們是一樣的；在我們雙方都炙熱着閃耀顫動的火燄。

死飛下來了，帶着它那冰冷的大翅膀……一切完結了！

那麼誰還辨認出這是什麼火光在我們雙方閃爍？

不！我們面面相覷的絕不是一個獸和一個人……

它們是平等的眸子，那些眸子緊釘着對方。任人和獸，生命是一樣的，在恐怖之下，便緊緊擁抱着了。

「阿蘭？就是每次我回來時遇見的那個嗎？模樣兒倒長得不錯，打扮得很妖艷，噢！不是每一次都有一個青年在門口等她嗎？怎麼——」

「噓——」媽瞪了我一眼，「別這麼大聲呀！告訴你，那傢伙騙了她的身，跑了。」

「啊——」我差點兒失聲喊出來。

「這是她的妹妹阿琳，長得挺聰明伶俐的。只可惜她媽貪賭，沒有好好地照顧她，將來難免……唉！」媽惋惜地搖搖頭。

這時，我才注意到桌旁的一個小女孩。大眼睛，短頭髮，紅紅的臉，很逗人喜愛。記得我好幾次在晚餐時都見過她。

「要是我有這樣一個妹妹多好！」我不禁這麼說。

「你也喜歡她？明天我跟她娘說去，反正她肚子裏又有了。」媽的眼睛射出興奮的光彩。

「噢。」我點點頭，高興的在她的臉上吻了幾下。

「噢！怎麼沒見過她的爸爸？」我突然想起來。

「糊塗蟲！在這裏住了這麼久，還甚麼也不曉得。她爸爸就是每次跟你借武俠小說那個書獃子。他是賣生菜的，也是怕老婆的，家裏的事甚麼也不管。」

隔天，放了學，我特地趕到百貨公司，買了一個音樂盒子，然後興沖沖的趕回家去。

媽見我高興成這樣子，却冷冷地說：

「別高興，人家要買錢的。」

「啊——」我愕然。

這時，她正坐在地上摺紙船。我把她抱在懷裏，打開音樂盒子，緊偎着她的臉。突然，眼前一模糊，她的臉溼了……

阿琳好久沒來我家玩了，我真懷念她。有一次，我禁不住又向媽打聽起來……

「阿琳病了，村前的丑童說她中了邪，唉！她娘真糊塗。」媽嘆了口氣。

「丑……童……」我不覺一怔，心裏感到痛楚，掙起桌上的音樂盒子，對媽說：「把這個送給她吧！」

不知過了幾天，媽紅着眼圈說：

「阿琳死了！」

過了幾天，媽再一次低聲告訴我：「那老頭子把阿蘭退回來了，說她不是黃花閨女。」

又不知過了幾天，媽恨恨地說：

「那小賤婦昨夜生了，是個男的。聽說有人出二百塊錢來抱去，她還不肯呢。說是甚麼命根子，自己要養的。」



最

後

一

課

· 都德 ·

作者簡介

都德的生平，我們已經在九十三期的「柯爾尼老爹的秘密」裏介紹過了。這一期我們再介紹「最後一課」。這篇小說，被世界各地的學校裏採為讀本，在華文裏亦然。不過這篇由胡適之在早期譯成的小說，因口語和詞彙的變遷，已不甚暢達，今經修改一過，再饗讀者。希望讀者能從這一課中，得到一些什麼。

那天早晨，我上學的時候已經很遲了，害怕會被先生責罵。況且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問我們動靜詞文法，我可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心裏格外害怕，想着還是逃學去玩一天吧。天氣是如此清明和暖，竹籬笆上兩隻小鳥唱得很好聽。在曠野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練。我看了這些，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後腦了。幸虧我胆子還小，不敢逃學，匆匆忙忙到學校裏去了。

我走利市政廳面前，看見那邊圍着一大羣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來，我們的壞消息啦，敗仗啦、賠款啦，都從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消息了。但我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校裏去了。

平時，學校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抽屜開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連街上也聽得見。我本想趁這一陣混亂的聲音混進去。不料今天我進去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條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可想，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為情的。幸好先生沒有說什麼。他聽見我，只說快坐好，孩子，我們已經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裏還是卜卜地跳。我坐定以後，定睛一看，纔發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色長衫，畢挺的襯衫，戴着小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舉行給獎的日子，他是不輕易穿的。更奇怪的是，今

天整個學校都是鴉雀無聲，而且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老頭子赫叟。還有幾位我不認得了。這些人是來幹什麼的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瀾邊眼鏡，放在書頁的夾縫裏，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的臉上都有憂鬱的神色。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莊嚴地開口道：「孩子們，這是我最後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命令來，亞爾薩斯和勞倫兩省，現在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校只許教授德文，不准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了。今天是你們最後的一堂法文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遭了雷劈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才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後一堂法文課了！我的法文真該挨打啊。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為什麼不好好地讀書？為什麼要去捉鴿子和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和歷史書，今天都變成我的好朋友了。還有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

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張繃着的面孔，沉甸甸的戒尺，我都忘記了，一味地可憐他。他爲了這是最後一堂課，纔穿上那禮服的。坐在後面空位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唉，可憐呀！……』我這樣想。忽然，我聽見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化。我站起來，可是，第一個字就答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下頭，不敢抬起來。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應該受够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吧，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它是世界上最優美，最明白，最合理論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作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記我們國家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站起來的日子。』……一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然聽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先生也用心細講，好像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在一天之內都傳授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亞爾薩斯」「法蘭西」「亞爾薩斯」四

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音都沒有，只聽得見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抬起頭來望望先生。我看見他端坐在前面，動也不動一下。他瞧着屋子這邊，又瞧着那邊。我心中怪難過的。默想先生在這裏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校門內，這些檯子檯子都是四十年前的舊物。他手種的胡桃樹，如今都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現在他這麼大年紀，明天就要離開這裏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但先生却硬着心腸，把一天的功課照着做下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上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面的赫叟老頭，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巴，卑，比，波，布。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想哭。這件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完了，格格格的步履聲響過我們的學校。漢麥先生站起身來，蒼白着臉說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講台，取了一支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五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了擺手，好像是說，散學了，你們走吧！

夢 醒 的 時 候

· 方 敏 陳 ·

(一)
夢遲，我看到妳早上披的一身沙龍。當我擁快樂之神遊於妳眼睛所蘊含的微笑時，世界賜給與我的，是太過於我所願望得到的了！

(二)
在花蔭間漫步；蟲的求偶聲和小草的接吻聲接觸我單純的心房。當我在鬧市間走過，我就彷彿聽到狂妄的野獸們發出的嗥鳴！

(三)
藍天之夜，夢醒的時辰。我們推着不規則的舞步。我愛，當妳沉醉於菲律賓樂手們的喇叭和管弦器的和諧的鳴奏時，請在我肩上枕妳滿頭柔順的秀髮吧！

(四)
燈暗，風冷，花香，人美；當手握着手，我看到妳坐在卡座上的風姿。

(五)
濃妝的艷婦要和口紅離婚時已太遲了。淡妝的少婦，一旦要和化妝品戀愛，博愛的大自然又痛失一個純潔的知音。

(六)
歌吧，照明燈下，音樂台上打着節拍歌唱的女郎，我們將隨妳的感情的音韻而起舞。

(七)
我懷戀於一個海灘七月的下午——一隻舢舨，一架攝影機，一張帶笑的臉，在我的視野中，世界從此愈來愈狹窄了。

(八)
早熟的南方少女初嘗戀愛的滋味，以為愛情是甜而易與的，把心都奉獻了。在黑暗中，狼羣便乘機吮他們的朱唇。

(九)
我披一身黃梅雨，走泥濘的路。早晨我不需要盥洗，而黃昏我也不用沐浴了。

(十)
文藝的廣場冷漠而且荒涼，我們聽到來自四方八面的嘲弄和譏笑。詩人們！用你的筆，寫暖我們的心，寫紅我們的血，還要洒六月的露水，搖醒永恒的迷夢呀！

(十一)
在夢中，我有一座美麗的花園。但當我醒來時，我看到妳掛在唇邊幸福的笑意，我再不對美麗的花園懷戀和期望了。

(十二)
筆在，詩人的靈感是不會泯滅的。

(十三)
火車自遠方來，火車向遠方去——時間，日子，世紀，在敲我生命未開的隧道。



·莊牧·

見天真的孩子們
、嬉笑着，跳躍
在它懷抱裏，濺
弄潔白的水花。

沒有憂鬱，
沒有牽掛，鵝陂
河，一切都昇屬

於寧謐恬靜的，靜的彷彿做着一個
遠古的夢幻。

隱藏着什麼懷想呢？它悠然的
面容上，有時從難以猜測的水底湧
起圈圈圓暈，使它美麗的臉孔顯出
一條條的皺紋，有時一條游魚，忽
然沖出水面，就像纖細的手指在琴
豎上輕輕地撥弄了一下，是那麼清
脆的一個音符。

河水，是茶綠的，除非旱下一
場大雨，否則，它永遠也不變它底
色彩，一種不容易使人激起清新的
感想的色彩。

水面昇屬於寧靜的麼？生長在
河兩岸的草不是被河水搖撼着嗎？
你聽，沙沙的响起了，還有當水沖
擊着塊塊的岩石時，湍急的水奏着
歌，你能說它是寧靜的？

我將怎樣回答？我的回答不是
因鵝陂河的水搖撼着兩岸的草而沙
沙發响，也不是它沖擊着岩石而奏
着歌，我只是說，它是屬於一份自
然的恬靜的幽美。

我不考究鵝陂河的來源，雖然
我是生長在它流域裏的孩子。它的
兩岸，是甘榜和平野，這甘榜一向
以產果子出名，尤其是芳香的榴槤
，因此，甘榜到處長滿了茂密的果
樹，樹的濃蔭無時不遮蓋着河面，

使你難得看到陽光照耀着的河水，
閃着迷人的金波。

你來得太遲了，此刻，榴槤的
季節已過去，再也嗅不到芬香的榴
槤氣息。你沒有看見那鵝陂河裏停
滯着果殼嗎？歲月的薰陶，它已褪
去了原有的色澤，讓起伏波盪的流
水搖撼着，在同味着它生命光彩的
時刻。

你靜默了，你是否在思索着鵝
陂河的記憶？記憶甘榜果實成熟的
時期？這些，河水是熟悉的，比誰
還知道得多。你不信嗎？當果樹開
花時，它看見了，風一來，一部份
的花就搖落在水裏，由水流向它經
過的每一個角落。

知道了果園開花的時節，同時
，更知道了果實成熟的時候；那時
榴槤的飄香，紅毛丹紅燦燦的掛
了枝頭，耀人眼目；山竹，嬌羞的
躲在綠葉深處，不敢露臉，住在甘
榜裏的人開始忙了。這一切，都顯
示着活潑歡愉的氣氛呵。只有鵝陂
河水，依然像個不理一切事物的人
，悠然地流着。

流過多少歲月呢？當甘榜的果
園的樹開了花，結了果，一次又一次
次果實的成熟。

無窮盡的，自然的精靈，除非
是天與地毀滅了，否則它是永滿充
滿了青春的活力，生命的光輝。
因此，鵝陂河記憶是無盡的，
連住在甘榜裏年紀最大的父老們也
不能跟它比；它會看見父老們長大
又倒了下去，只有它，活在自然的
記憶裏活在新一代的人們的心頭。

你看見過一條綠色的彩帶麼？
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那彩帶在無數蔥翠的樹葉掩蔽
下，又隱藏着一道河流，一道款款
流動的河流，住在這兒的人們都叫
它做鵝陂河。

於是，鵝陂河在人們的記憶裏
有了印象，明顯的，或者模糊的。
於是，鵝陂河在人們的心目中
有了一個輪廓，一個幽美恬靜的輪
廓，永存在人們的記憶的深處。

綠色的彩帶，是生長在鵝陂河
兩岸的樹，這些樹不是人們種植的
，而是自然之神有意給鵝陂河增添
的更幽美，更富有詩意的裝飾物。

雖然這美麗的土地儘是一片青
翠的自然裝飾，然而却比不上沿
鵝陂河兩岸的綠色的彩帶來的青蔥
、優美。

試想：一片廣大翠綠的自然景
物裏，如沒有一道樸實寧謐的河流
，穿馳於自然的胸膛，即使它是多
麼可愛，也不會使人留下太多的愛
戀。而有一道充滿生命力的河流呢
？它是會把人們的思想情感永遠束
縛住，使人不輕易忘懷它。
這樣，河流給人存在腦裏的印
象是無窮的，也對這自然的精靈深
深地感到歡欣、喜悅。

那些人是誰？譬如——我就是
其中一個。因此，鵝陂河在我心靈
中佔有了一個地位。

鵝陂河，為什麼這裏的人們要
稱它為鵝陂河？想想吧，無論誰，
都喜歡將一條穿流甘榜裏的河水冠
上它流過的那個甘榜的名字，鵝陂
河便昇以甘榜的名字而得名的。

河，有了名字，人們也有了印
象和輪廓，永存在人們的思想的領域
裏。不管一條河的名字是不動聽的
，或者是不美麗的。

生長在這兒的人們，對於鵝陂
河昇不會感到陌生的，不僅昇不會
生疏，而且對它感到親切、可喜。
我不是藉故歪曲了它的現實事
物，如果沒有了它，生活在它兩岸
的農夫們的田芭就會因水的缺乏，
而影响到他們對生的意志。

因此，鵝陂河像一個自然的母
親，不但哺育了它兩岸的子女，也
哺育了青翠的自然物。誰能說它不
值得謳歌呢？

每天，它靜靜地流，流過甘榜
，流過平野，田園，它看見生活在
它兩岸純樸篤實的農夫們，冒着酷
熱的炎陽，為翻土而勞碌；它看見
美麗活潑的甘榜少女，蹲在它身邊
洗衣，口裏哼着動聽的班頓；也看

歲月埋滅了過去一切的事物，人的生命是循環不息的，當新一代堅強的負起了前一代的生活重担，直到他們老了，接着又有另一代負起來。

只有鵝嘜河却是屬於年青的生命，永遠不變的。

年青的生命，躺在自然的溫牀上，奔流不息。白天，它陪辛勤的農夫們，為他們美化青翠的田園。夜晚，它竊聽着戀人的傾訴。它蘊藏着許多說不出的故事。

每天，它流過綠葉掩蔽的陰涼的甘榜果園，空曠的平野，然後，默默地向南流去。

你有沒有聽過鵝嘜河唱着的歌？潺潺的低語？是的，任何一個人都肯定的說有；當水流過突露於河間嶙峋的岩石，它唱着歌；當粗大的樹幹擋住了河水捲流的枯枝敗葉，它也會唱歌；但在河的記憶裏還有一支更雄壯更活潑的歌，嘩啦啦的像海濤一般的歌。

一條河當然不能缺乏橋，以溝通兩岸人們的交往；鵝嘜河就橫臥在兩個村落之間，所以它的流域裏有四道較廣闊的橋，橫貫在它的胸懷上；一道是為公路而搭建的橋，一道是橫貫於甘榜果園內的橋，還有兩道橫貫在曠野邊緣，這兩道橋，一道是以木板鐵條築成的，可以供囉哩的通行，模樣却是最簡陋的；另一道雖然以鋼骨水泥建造，完美地設立在鵝嘜河上，但並不大實用，它像兒有些像水閘；當鵝嘜河水流過這橋下時，像過一道難關那

麼艱難，同時更不寧謐，因為橋下河口狹小，河水猛烈又湍急的沖流下去，形成一道瀑布，水花泡沫四面飛濺，激起一支不平凡的樂章，聲勢宏浩，真像暴風雨的前奏曲。

因此，在這橋上時常出現一些喜歡聽鵝嘜河雄壯的呼號的人，靜靜的站在橋上，凝望着橋下瀑布似的流水直瀉在河底的深處，翻滾起無數的泡沫，那瀑布的水聲，真會使人聯想到它的寬廣與偉大。

當它流出了那林木鬱鬱的果園，在陽光的照耀下，它年青的生命顯得那麼活潑，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衝湧而來，日以繼夜的帶捲着土地的污穢，人們的心語，匆忙地，無窮盡地奔流。

悲劇，永遠是演不完的，鵝嘜河時常也會給人們帶來許多浩劫，那是當它憤怒咆哮的時候，它以那不可抵擋的力量，吞沒了它兩岸農人辛勤種植的菜園、家畜，隨波而消逝。

這些，人們除了嘆息外，只眼巴巴的望着河水捲走他們的血汗，或詛咒天缺了口，洒下這場大雨，激怒了鵝嘜河。

悠美、恬靜，每天都與鵝嘜河相伴；生活在它的兩岸，歲月就像河裏的水，平淡而無奇，只能回味那苦難的記憶。

漫踏着河畔的蜿蜒小路，在鵝嘜河身邊，我的心情是開朗的，願把我的心，隨着釣竿的絲，拋入它懷中，這樣，我的情感和思想，又可以馳騁在鵝嘜河上了。

逆旅者的憂鬱

紅葉

曠漠黃沙和風與渺茫
沒有一方豎立着的里程碑
於是乾癟的心埋在地獄
疲憊的軀體就壓碎了天堂

駱駝可是朝聖者的嚮導
我彈奏的悲調來自清脆的牧鈴
它招引着伯利恆的神祇
却邀請不到衆生之王

怨對情感的荷負遺失了
一根指南針與一個羅盤
且讓我徬徨地摸索前路
且讓我追循着往昔的唐玄奘
尋覓往西天取佛經的陸道

我懷念你，在遠方

寒星

浩浩底海洋 激起
難忘的浪花從心泉迴旋
翩翩的海鷗 觸起
遠遠的戀情自心底伸展

呵，遠方 河畔上默想的姑娘
晚風溫拂着她底短髮
落葉飄拂在她心底深處
遂輕唱起 婉曼的歌聲
起落在山野的每個角落……

昨晚的夢

林蕙

我昨晚有一個夢，
夢見有人在曠野歌唱，
那往日陰沉的深谷，
此刻都佈滿花朵和陽光。

我昨晚有一個夢，
夢見一個荒涼的村莊，
那兒有我遠逝的童年，
還有柔情長髮的牧羊女郎。

村晚

廣德

當夜之魔匆匆地撒下黑紗
山村是那靜地黝黑
村夜——如一個熟睡的小孩
一般聖潔

蟋蟀、夜蟲、鳴蛙雜亂地叫着
其中還有一兩家亮着煤油燈
山村的人早就睡着了……

第一次嘗試謀生

·王觀新·

我雖然出生在窮苦的家庭，且已渡過十八個寒暑；然而由于父母的鍾愛，送我到學校讀書，所以我除了做一些輕便的家務外，粗活是從沒做過的。至於出門工作那更不必說了。

在假期裏，有一天，老溫到我家來約我去做工。他說南國要請人種樹膠苗；他已跟包工頭阿財叔說妥了。我想與其在假期裏無聊地過活，倒不如去做工，賺他一百八十元，那麼第二學期的學費便有了下落了；何況勞動是神聖的。這樣，我便答應了。

第二天，我就大事準備，一早便叫母親替我買做工衣、籃子、鞋子、手套、帽子等用具。一共化去三十元。

『不知道能不能得回本錢。』母親說。

是晚倒在床上，一直翻來覆去，不會好好地睡着。腦裏一直想到明天的工作上去。四時許，我便起身了。吃過飯，穿上工衣膠鞋，拿着裝有茶和飯的籃子，揹了鋤頭，騎着腳車會同老溫一起上工。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門做工！這天天邊很黑，霧正濃；寒風陣陣吹來，使人寒慄不已。

到了街上要改搭巴士車前去。等我們到達時，那街燈下已滿是工人在候車了。有的坐在路旁的石塊上，有的站着；大家都在談笑，男女老幼都有，約有五六十天。

『喂！老王，老溫，你們也來做工嗎？』兩

年前的同學老劉見了我們驚奇地道。

『是啊。你在這裏做了很久吧？』我欣然地說。

『兩年了。』

『工作辛苦嗎？』

『辛苦倒不很辛苦，只是「甲怕拉」和包工頭都很「臭」！』

『看你這書獃子樣，熬得起苦哪才怪！』坐在路旁石上的克文向我們走來大嚷。『太陽一晒，你便吃不消啦！』

『你白鴿眼看輕人！』我舉起右臂不服氣地說。『看我的！』

巴士車來了，大家爭先恐後擠了上去。在冷靜的大道上，巴士車載了這一羣工人，向着南園進軍。

轉瞬間便進到南園路口。大家改坐囉哩車。這時曙光初現，遠山樹木都還瀰漫着霧氣，若隱若隱；近處的草木，沾着乳白色的水珠，在葉片上溜來溜去，怪有趣的。

『老劉，囉哩怎麼這樣久還不開呢？』我等得不耐煩了。

『還要等另一輛巴士的工人嘛！』

『甚麼？怎樣擠得下？』

正說間，迎面了來一輛白色的巴士車，跳下了二三十個男女工人？不旋踵間又擠上囉哩車來。疊沙丁魚似的，不分男女，一個挨着一個；你

攀我肩膀，我緊握着你的手，大家都緊緊着，像一條鐵鏈！不容任何人跌下去。

『喂！你們這幾位新工是誰叫你們來的？』這是「甲怕拉」老張的叫聲。

『老溫，你到底有沒有問准的呀？』我低聲向身旁的老溫。

『怎麼沒有問准。前天我向包工頭亞財叔問准的。』老溫憤然地說。

囉哩車在曲折凹凸的道上駛了一陣，拐了幾個彎，到了一片葉子濃密的幼膠樹地，停下了。

『甲怕拉』老張伸長了頸大聲嚷道：

『這裏是兩分錢鐘一個膠圈草，誰要做就快點下去！』

即刻間有十來位工人跳下去了。

『喂！你們幾位新工還就在這上面做甚麼？還不下去！』「甲怕拉」恨恨地看着我們幾位新工。

『我們不要做這些！』老溫頂他一句。

『×你媽的，不要做就回去！那邊再沒有工好做！』「甲怕拉」老張指一指前面，向我們怒罵。

我們忍住氣，一聲不响呆站在車上。「甲怕拉」終沒有我們的辦法。囉哩車又繼續向前駛去。

不久囉哩車又停了！前面是一片曠地，那是種植樹膠苗的。左旁是一片根根剛種不久的，已

經發出芽的樹苗地。

「喂，種樹苗的舊工，到那邊去！」「甲伯拉」老張又嚷起來了。

我們幾位新工也拿了鋤頭下了車，跟着舊工一起向前面苗地走去。

「喂！喂！你們幾個新工要到那裏去？」「甲伯拉」老張兩手插着腰，兇狠狠地站在我們前面。那雙眼睛張得大大的，頸上、額上的青筋像蚯蚓般起伏着。好嚇人！

「到前面種樹苗去！」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去你媽的！誰叫你們來種樹苗的？」「甲伯拉」老張冒火了。

「包工頭阿財叔叫我們來的！」老溫也光火了。

摩多脚車聲由遠而近傳過來。剎那間，包工頭阿財叔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亞財叔，你答應我們來種樹苗的，怎樣又不要我們種了？」老溫搶前問道。

「樹苗到得少，沒辦法，沒辦法！」包工頭阿財叔罵着「摩多脚車」一煙去了。

「喂！還就在這裏做什麼？到那邊鋤草去吧！一個樹膠園一分錢！」「甲伯拉」老張冷言冷語地說。

「怎樣打算？老王？」老溫憂愁地問我。

「回家吧！這種烏氣誰受得了！」我憤然地道。

「你去回吧！這麼遠的路，又沒有車。」新工亞梅冷冷地說。

「哼！他媽的仗勢凌人，有一天落在我的手……」亞飛型的新工揮動拳頭道。

「忍耐點吧！後生仔。我們出門做工的都免不了要受人家的氣的。」滿臉皺紋，駝背的老伍伯勸道。

結果我們還是忍着氣去鋤草。溼漉漉的泥土黏人的脚；每一個膠苗園要鋤六平方尺，委實是不易做的啊。一個，兩個……一分，兩分……

……現在才深深地體味到：每一分錢之得來不易，都要以力，以汗去換！

太陽漸漸地爬到當空了。碧清如洗，連一朵浮雲都沒有。如火般的陽光烘炙着大地，焚燒着辛苦的勞工。禿禿的樹苗地，連一顆可以遮蔭的樹都沒有；陽光蒸騰起了一陣陣的塵沙。素來沒晒慣的我，被晒得汗流夾背，臉和手都被炙痛了；真有點吃不消。偶爾一股風吹來，是熱辣辣地，更加難受。

摩多脚車聲又在這熱鬧死的空氣中振盪着。不久，包工頭阿財叔下了車，手中拿着一把大木尺來巡視了。他在呵責工目，命令工人重新鋤够六平方尺的草。巡到我的那一行時，我的心驚恐地忐忑跳着。心裏想責罵的厄運是難逃的了。果然包工頭阿財叔巡視了一陣，便揮動他的大木尺，大叫起來：

「喂！佬弟子過來！看，才五平方尺！想騙你老子嗎！」

我驚惶地走我重新鋤着草。

「哼！你老媽的！我叫你鋤草並沒叫你鋤樹膠苗啊！」包工頭阿財叔用木尺指着一根流着乳白色膠汁的樹苗——那是我鋤草時不小心擦破的——大罵起來。

「不會做便回去！你媽的！」包工頭阿財叔的大木尺無情地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要是被紅毛看見那還了得！」

「哼！不要威！我敢氣不敢怒，心裏暗暗地道。我從未受過如此的烏氣；這簡直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大辱！怒氣填膺使我不想再鋤了；反正頭已晒昏了，力氣也竭了。找個地方休息吧！污黑的好地方。顧不了污髒！倒下來，便一面喝茶，一面想着剛才的烏氣，怒氣在腔中醞釀！」

「摩多脚車」聲消逝在遠方，包工頭阿財叔又到別處責罵和鞭打工人去了。那窈窕的女工真使得，汗溼透了衣裳，還勝

任地鏟着。那白髮蒼蒼的老伍伯彎着腰慢慢地鏟，他的背更駝了。同來的老溫也死勁地鏟。在傘般的陽光下，大家都還進軍；只有我豎起白旗，躲在這污黑的樹堆下。難道我不如那柔弱的女子嗎？不如白髮蒼蒼的老溫嗎？羞愧之心立刻佔據我的整個身軀。三番四次想振作起來，繼續進軍，但是體力不爭氣，始終還是倒在那污黑的樹堆下！

兩點多了，放工了。我擡起鋤頭，拿着籃子，拖着疲倦的腳步，一搖一擺地走。到了候車的地方，老溫問我道：

「老王，你一共做了幾個？」

「一百八十個。」我慚愧地說。「你呢？」

「二百六十五個！」老溫傲然地回答。

「老溫明天你還要來做嗎？」

「要。」老溫用驚愕的眼光看着我。「你不做了嗎？」

「我熬不起苦，」那「甲伯拉」和包工頭的氣誰受得了！」

「哈哈……怎麼樣，老王？」肥胖的克文笑得眼睛迷成一線。「我早就說你書獃子熬不起苦！哈哈……」

我狠狠地看一眼，羞愧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幾十位在候車的工人，以憐憫，以輕視的眼光看着我，使我更難堪！

囉哩車來了。工人們又疊沙丁魚！不久又改搭巴士。在熱鬧的馬路上，巴士車載着凱旋的工人返家了。但也載着我這位豎白旗的儒將！

揹着鋤頭，重新騎着我的「鐵馬」回家。唉！儒將就是儒將，剛一出師便班師回朝！

回到家中，母親笑着說：

「我早就說你做不同本錢！」



披

髮

的

女

鬼

黃堯高

甘榜變溪正像其他的馬來甘榜一樣，有着幾十間疏疏落落的高腳屋。交錯着各種熱帶果樹，低窪的地方闢為稻田；潺潺的河流，作食水和洗滌的供應。

出奇的是，這一條寬不四尺，終年川流不息，維持着水深四尺的河流，就是遇到大旱災，也最多減低一兩寸；到了雨季時，也只是增高三四寸罷了。所以這裏的人們是幸福的，永遠不怕水災旱災，肯勤力種田的，生活就不成問題。

在河的旁邊，有一堆堆的石頭。有的高過人頭，有的僅是三四尺高，奇形怪狀：像鳥獸，像妖怪，不可描繪。石堆的對面（就是河的左邊），有一小間瓦蓋的屋子，那便是火車站。在這車站服務的，就是我的表哥。

表哥寄信給我，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表弟，這裏風景優美，人情深厚，至少可以消除那份城市的俗氣，使你心情感覺輕鬆。輕鬆的心情，可以準備你的離校文憑考試科目。再說，我得告訴你，這裏最近發生一件怪事，你到這裏便知道了。……

甚麼怪事呢？表哥並未進一步說明。在假期中，我抱着好奇的心情，欣然到達甘榜。

表哥是很忙的。白天處理各種信件和貨物，晚上核算賬目，必必卜卜的算盤聲，和着外面的蟲聲，就算是甘榜的情調了。偶爾一陣火車的嘯聲，轟隆轟隆打破黑夜的沉默，但過後的靜謐，更是使人沉悶。溫習功課之後，便問起那件怪事，表哥總是一字不提，笑着說：「住久便知！」說老實話，甘榜實在太寂寞了。本地都是馬來人，異性朋友更是難找。唯一的是豐盛號雜貨

店陳老闆的獨生女如玉，然而她是表哥的達玲，我不好意思染指。除了讀書外，我真不知如何打發時間。

第二個星期的週末，表哥有事到城裏去，留下我一個孤零零地在宿舍裏。空氣的沉靜，使我忍受不了。於是打開日記簿，打算寫下心中的苦悶。

一陣輕輕的敲門聲，把我的思路打斷，我驟然回頭一看，不禁嚇了一跳。

我忘記開大門，在四十五支燭光下，一個披着長髮，身穿沙籠的女郎，慢慢地推開門，臉上流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可怖的神情：眼睛張得大大的，面色蒼白得可憐。衣服破爛得很，幾處露出雪白的肌肉來，指甲修長，顫抖地伸出瘦瘦的右手。

「你，你是誰？」我操着馬來語問道。

「我是，是中國人，先生。」她有氣無力地說。

「你要甚麼？」她是中國人，我真難以相信，心想責問她幾句，口裏却本能地說出話來。

「茶飯！」她忽然坐在桌上，很是疲乏。我趕快拿一杯咖啡給她喝，她一拿到手，杯子却跌落地，她太軟弱了。我倒一杯開水給她喝，把表哥的飯菜餵她，不消八分鐘，她把三碗飯菜掃空了。我見她可憐，順手把早上的麵包也給了她，然後拿起碗碟到廚房去。再出來時，她却消失了踪影。

我走出門外看時，四野茫茫，渺無人跡。「她是鬼！」一種無名的恐怖，頓時籠罩我的心頭。

幸虧表哥很早便回來了，我把剛才的怪事告訴他。

「這就是我在信上講的怪事！我真替你擔憂。你猜她是誰，是個女鬼！」表哥緊張地對我說，口裏一面猛吸着煙。

「據說前任的站長，見了這個女鬼，不久便生起病來，投河自殺了。我本想叫你陪伴我，想不到你竟也遇見鬼。唉！我真替你的安全擔憂！」他望了望手錶，站起來說：「表弟，現在還有一班火車，你馬上收拾行李回城市去吧！」

「不，」我拒絕他的好意：「我不迷戀女色，不做虧心事，身心又健全，恐怕不易出亂子。表哥，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

表哥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說：「也好，你喜歡看福爾摩斯的偵探書，這次可以試試你的偵探本領了！」

這事情發生的第三天，表哥又出去了。我到河邊去釣魚。坐在對面大石的陰影下，靜靜地垂釣，也另有一番樂趣。

河邊種着三棵楊柳樹。在熱帶地方，看見這種植物，一下子便吸去我的注意力，竟不住幻想「江南草長，羣鶯亂飛」、「楊柳岸，曉風殘月」的風景。當我覺得手中的竹竿在動時，我無意向石下水中的鉤子一望，唉呀！又是那蒼白的臉孔、披着長長的頭髮的女鬼！她臉上笑呵呵的，似乎向我示意。

我抬頭朝岩石上望時，可沒她的踪跡，她不鬼，是什麼？這時，我連釣竿也不要，沒命地跑回去，躺在地上喘氣。她一定是鬼！不是人。自從那天起，腦海裏到處晃動這女鬼的影子，弄得茶飯不進，終日躺在床上，身體的熱度也一天一天升高。表哥憂心如焚，連例常的公務也拋棄不幹，終日照顧着我。

「表哥，」有一天，我迷迷糊糊對他說：「陳老闆有幾個女兒？僅僅如玉一個嗎？」

「你問這個幹麼？」表哥迷惘地看着我：「我聽說他的髮妻生下一個女兒，後來髮妻死去，續了絃，女兒便失蹤了，有人說是在大水災時，失足跌落河裏死的。如今，第二妻子僅生下如玉一個女兒罷了。」

「啊呀！是了！那個一定是女鬼！」我忙把棉被蓋住頭部，實在太可怕了。

「那個披着長頭髮，眼睛大大的是如玉嗎？」我又打開棉被問道。

「是的。」

「呀！」我的心開始冷得發抖。

「鈴……」台上的電話响了。

「哦哦，是的，好的我就來！」表哥把電話放下，神色慌張。

「表弟，我奉上峯的命令，馬上要搭九點二十分的火車到城裏去辦理一件重大的事情，大概要一個星期才能回來，可是，你又病倒在床，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他搓着雙手，在房裏踱來踱去。

「你去吧！」我咬緊牙根說：「我可以料理自己！我決不回去！我要偵查這個女鬼！」

表哥去後，我忽感腹中飢餓，勉強爬起床來，便是頭昏眼花，滿天星斗，只得躺下去。

當我醒來時，床邊放着一張桌子，桌上擺着一杯熱烘烘的牛奶和飯菜。

我吃完飯，才恢復思索：「是誰替我做飯呢？」

一連四天，都是這樣遇到，甚至替我倒夜壺，洗衣服。

過了第五天，我漸漸恢復健康，一心想打破這個秘密。於是我把被子弄個小孔，從裏面偷看。不一會，我聽到輕微的脚步聲，偷偷一看，又是那披髮的女鬼，她手裏拿着一盤飯菜，走入房間來。

我忘了恐懼，不顧一切，馬上爬起來，大聲地說：「你是誰？」

女鬼忽然一轉身，手中的盤子掉下來，走出屋去。我當然不放過，隨後追上去。

下弦的月亮，暗淡地照着。四周是平坦的田野，她的影子，完全逃不出我的視線，我拚命追上去，可是由於久病軟弱，脚下被籐一絆，跌了一交，暈了過去。

不知什麼時候醒來，發覺自己躺在床上。摸摸身上的衣服，却是乾淨的，莫非剛才是一場夢麼？我越想越怕，難道剛才見鬼？禁不住大汗淋漓！

第二天晚上，我的體熱更高了，時常喊着「鬼呀！鬼呀！」像瘋子一般。

忽然大門一開，披髮的女鬼走進來。

「黃先生，你別怕，我是人不是鬼！你好好躺下，聽我慢慢講來！」她說話很溫柔，臉上稍微帶點血色，使我想起陳老闆的女兒，她也是喜歡披髮的。想到這裏，我精神一振，忽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知道，你是人，是陳老闆前妻的女兒！」我毫不畏怯地說。

「是的，先生講得不錯！我名叫如蘭。」她微微笑着說。

從她的笑，我得到人性的感覺，同情地問道：「那麼，你為什麼把自己弄得此如呢？」

「唉！」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都是我爸爸不好，他不該再娶，讓後母虐待我，打我……」她談到這裏，禁不住哭了。

「天下後母心，那有不殘忍！」我溫和地說，我的理智已經恢復了。

她哭得更傷心，忽然轉過背來，只見破爛的衣服下，傷痕斑斑。

「小姐，你也不用哭了。你告訴我，你是怎樣生活的？」這時我由恐懼而生憐憫了。

「我從屋子裏逃出來，躲在河邊的大石洞裏，晚上出來偷東西吃。前些時候，這裏住了一個站長，他對我很好，可是狐狸穿上人衣，一天晚

上，他要強姦我，我沒有辦法抵抗，只好一步步退到河邊……」

「後來怎樣？」我緊張地問。

「我爲了防衛自己，用石頭打破他的頭，然後把他推下河裏去，以後躲在洞裏，再也不敢出來。」

「有一天，你到大石頭旁邊散步，我看看你是個好人，更加上飢腸轆轆，所以只得向你討飯吃。有一天下午，你到河邊釣魚，我靜靜地從石洞裏看着你的影子，但忽然你逃走了。」

「以後，我又知道你病了，我心裏更難過，恰巧你表哥又出去了，我便進來替你打水燒飯。前晚，你忽然起來叫我，我生怕舊事重演，趕快逃避。後來你跌倒了，我把你扶回來，替你換上衣服。今晚，你高聲亂叫，把我當做女鬼，所以不得不進來向你解釋！」她說得清清楚楚，有條不紊。

「你要回家嗎？」我問道。

「我死也不回那個像地獄似的家！」

這時，門外忽然湧進三個人來。一個眉頭緊皺的中年人，扶着一個軟弱的女人，後面跟着一個披着頭髮的少女，她低低的哭泣着。赫然是陳老闆一家人。

「如蘭，是你！」陳老闆驚奇地叫道。

「姐姐！」如玉走上前去，緊緊地抱着如蘭痛哭：「姐姐離去後，我真想念你，爸爸和媽媽整天吵架，結果媽媽病倒了！啊，姐姐，你叫我一聲妹妹呀！叫呀！」

如蘭一動都不動，臉如死灰。

婦人彷彿從惡夢中驚醒，掙脫丈夫的手，按着肚子，坐在地上說：「如蘭你恨我吧！打我吧！我現在要死了！我才知道錯了！可是太遲了！我其實不想打你，罵你，用火燒你，不給你飯吃，要你做苦工，我只是聽到人家講，後母不虐待前妻的兒女，命運就不好，所以我，我……」說到最後，她喘着氣說不下去了。

組 曲 · 汀白萍 ·

當夕陽與霞色瀰漫長堤畔，
我憑欄望盡碧水泱泱的遙岸，
急促的海風傳來悠閒的鷗鳴，
歸鴉為何要哀暮景蒼蒼，
璀璨的殘陽仍孕育明朝的晴朗，
黃昏逝去而我的影子拉長……

獅島的秋夜沒有風落和飄霜，
椰影下有孩子的花燈搖曳；
星星的燭火閃爍着我兒時的夢幻，
藉着渾圓的好月共伴，
異鄉浪蕩的人遂感受秋情郁郁。

茫茫人世，夜夜笙簧
問歸程何處？驛站何處？
靜聽天使喧洩那聖愛的歌聲，
欲飛往翡翠瑪瑙鋪砌的天堂。

我永不沉寂的心靈飛躍，
隨着野風如脫韁的怒馬，
隨着波流盪漾，盪漾于四方，
讓生命組成無數完美的樂章。

萬千年後啊！
且嘆南方一少年歌者；
有乘風抱月的狂放。

牧 者 · 何 原 ·

塵土滾滾處，是羣牛生命的奔波
一剎即把「沙皇」的你懸入風塵
揚起鞭，你以一個征服者的驕矜
默默行走在朦朧的行程上。

你說無盡的飄泊是你的命運
你說黯淡的不是希望，不是希望！

夜夜你依着松濤，草原和高崗
夜夜你沉默凝定星星，月亮和遠方
你長年流浪又流浪
你長年盼望又盼望……。

這一幅生死的畫面，把如蘭深深感動了，流着淚，伏下身子，對婦人說：「媽媽，我會原諒你的，我再也不恨你了！」婦人眼睛一亮，淚中帶笑說：「謝謝我的好女兒！」兩手撫摸着如蘭的頭上、背上、臉上，彷彿怕別人搶去的樣子。「敏英，我也不責怪你了！」陳老闆對妻子說。

「勇進，如蘭，你們對我很好，只是我……」

錯了！」說完，她閉目長逝了。

如蘭，如玉伏屍痛哭。

「鳴鳴……」外面火車在响。一會兒，表哥

進來，看到這一幕悲劇，便把如玉拉過來，說：「如玉，人死不能復生，哭也無益，別哭壞了身體！」

我也把如蘭扶起，說：「如蘭，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勸你不要太過悲傷！」

陳老闆孤獨地望著遠去的火車，自言自語道：「明天就走，離開這傷心的地方！」

「爸爸我不要走！我要回家去。」如蘭深情地對着我說。

「爸爸我和姐姐一樣不要走！」如玉也說道。

「好吧！」陳老闆扶起地上的屍體，慢慢出了房間，四個青年人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

美麗的童年回憶

殺豬似的剃頭滋味

· 姚拓 ·

大寶森節那天，我到黑風洞去參觀，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滿身插着鐵刺的跳神，也不是印度苦行者的剃頭：倒是那些印度孩子新剃的光頭，在他們母親的背上搖來擺去；播音機裏面也不斷地散送着孩子剃頭時的哭聲。

看到孩子的光頭，聽到他們的哭聲，不由得聯想到我小時候剃頭的情形；甚至覺得現在播音機裏面的哭聲，正是我的哭聲；而我這時候的頭皮上，也似乎正在遭受着刺心的絞痛。

住在馬來亞的華人，可能永沒有嘗過剃頭的滋味；因為這裏理髮店的剃刀，只是準備刮鬍子用的。小孩子的頭，用推剪理髮時，當然不會有什麼痛苦。可是，我小時候，在我們鄉下，既沒有理髮店，更沒有推剪。所以，每次給我理髮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媽媽；她可能根本沒有聽說過推剪這種東西，她只會用我們古老傳下來的剃頭刀子。那些刀子大概全是些混蛋的笨鐵匠打造的，根本沒有鋼刃，一碰到頭髮，說不定會碰出個大缺口的。

剃頭刀是這樣的鈍，而我的頭髮却長得像馬來亞的原始森林一樣，一根挨着一根，又粗又黑，幾乎看不到青色的頭皮；有的頭髮急著向外長出，竟三根四根地從一個毛孔鑽了出來。鈍刀遇上惡頭髮，每剃一次頭，我就像殺豬般喊叫掙扎兩三個鐘頭，現在想來，猶有餘悸。

說也奇怪，我的姐姐是個標準的黃毛丫頭。她的頭髮又黃又細又少，簡直和我又黑又粗又多的頭髮是個最大的對照。我的母親一邊給我剃頭時，總是這樣地勸我說：

「忍耐點吧，這是命呀，誰叫你把你姐姐的頭髮都霸佔了呢！」

假如頭髮和衣服一樣，我真願意和姐姐換一換，我寧可讓頭髮黃得有如早死的稻苗，但絕對不喜歡烏黑發亮的頭髮。我的幾個侄子，也和我姐姐一樣，黃頭髮疏疏落落，柔軟得有如剛出生的山羊毛。我的母親給他們幾個剃頭時，只要稍微用熱水濕一濕，然後三刀兩刀，就剃得乾乾淨淨。他們從來沒有哭過鬧過，也從沒有聽他們說過發痛的話。

可是，我，一直到現在，一看到剃頭刀，就會聯想到剃頭的辣痛滋味。我認為世界上最苦痛最難以忍受的事情，莫過於剃頭。

別家的孩子，大概一個月剃一次頭；我則非要等到三個月，頭髮一直長得蓋滿了耳朵，才像我母親罵我的一樣：有如「上山刀，跳油鍋」一般，哭喊掙扎着不得不理一次髮。

鄉下的孩子們，根本沒有什麼零錢買東西吃；唯有在我剃頭之前，母親却例外地允許給我三個銅板，甚至加到五個六個，只要我肯乖乖地讓她把頭剃完。不過，銅板的利誘，並不能打動我的心腸，說老實話，即使給我一百個銅板，我也不願上一次剃頭的「刀山」。往往是我父親或我大哥出馬發一陣脾氣，我只好在「威脅利誘」下，先讓母親用剪羊毛的剪刀把我的頭髮剪一遍。這樣，一來是讓熱水容易浸透髮根，剃起來比較減少痛苦；二來是頭髮經剪刀剪過之後，長短不齊，比禿子還難看，簡直沒法見人，不由得你不下決心剃光。

別人用熱水洗頭，三二分鐘就可以了。我則把整個頭全部浸在燙手的沸水中，泡來跑去，起碼得泡上三四十分鐘，一直等到水冷了不能再泡下去為止。

我的母親，可以說是我們全村上最仁慈的一個人：叫化子只要站在我們的門口，我母親從不會讓他們白手走開；唱戲，說書，或者是木偶一講到「公子落難」的場合，她比誰落淚都多；平時我哥哥打打貓狗，她老人家總要罵他大半天，說貓狗也是條命，假如你這世打打貓狗，下一世說不定你也會變成貓狗。可是，一剃起頭來，她的手却那麼又狠又用力。不論我痛得喊破了喉嚨，她依然無動于衷。假如我掙扎得猛力了一些，吃虧的準是我，因為肉做的頭皮，只要偶然輕輕地和剃刀一擦的話，即使剃刀鈍得如木片一般，青頭皮馬上可以裂開一條血口。我的母親大概從我第一次剃頭就見慣了這些事情，她熟練地從地上拾起一束剃落的濕頭髮，馬上按在創口上面，然後又繼續剃下去。

因為你越怕剃頭，你的頭也就越痛。只要我的母親的手一按到我的頭上，我的內心就立刻覺得戰慄不止。第一刀未剃光，那個無法形容的痛苦，就已經從頭髮的根部，直鑽到我的內心深處。以後，簡直不再覺頭痛，而是整個的心，整個的肌肉都在發痛了。

我自信我不是一個懦怯的孩子，小時候我最喜歡和別人打架，火藥弄瞎眼睛，炸開頭皮，我都不曾哭過；先生打手心，我從不討價還價，任打多少，絕不示弱。但是，頭皮一碰到剃刀，我就和豬一般的喊叫了。

母親罵着，勸着，誘着，總要費上三個鐘頭，才算東一刀、西一刀，在形式上算是剃完了頭的裂口，最後洗頭時，往往滿盆都是血色。

剃頭以後的頭一個星期，不論冬夏，我一定戴上帽子：冬天戴棉帽，夏天戴草帽。因為頭皮上不但滿是長長的疤結；而且，有的頭髮就沒有剃到，仍然留在上面，東一束，西一叢，好像池沼地裏面的雜草似的，實在見不得人！

苦命的霜梅

史·靈·

(一)

這是兩年半以前的事了。這間佔地極小而又極為簡陋的亞答屋，它的位置恰好落在這個雖貧窮落後，却有着淳樸肅穆本色的村莊最靠近膠林的一角。這所亞答屋裏住着四個人，一個十八歲的挺娟秀的霜梅，一個五十開外的她的爸爸，一個五十還不到的她媽，還有一個俗例的十五歲的孩子，他是霜梅的弟弟。他們雖是貧苦的割膠人家，但他們本着克勤克儉的生活規律，一家四口，過的雖不算很美麗，却倒也安樂無憂。

(二)

提起霜梅，住在這個村子裏的人，沒有不知道的；知道霜梅的人，也沒有不讚揚她的聰明和能幹的。霜梅的聰明，能幹和美麗，在這個村裏，是再也挑不出第二個來。在那時的霜梅，真是一朵超凡拔俗的鮮花，她的美德尤是村中一般婦女，作為教訓女兒的好榜樣。不過霜梅並不把人家如何讚揚的話放在心裏，村裏有些婦女常向她訕笑着說：「霜梅姑娘呵，長得又俊俏，又

能幹。將來一定有富貴人家的美貌郎君，來接妳去享受一輩子的富貴榮華啊！」霜梅只是一笑置之。

哥德說得好：「妙齡少女那個不善懷春」呢？說真的，十八歲的霜梅早已心中有了數。她已默默地愛上同村的一位割膠青年——亞德仔。他是個工作勤勞，為人忠直可靠，身裁魁梧的二十歲的青年。亞德仔打從認識霜梅的時候起，心裏就有了她，他們彼此都默默地愛在心裏，但誰也沒敢明顯地透露心曲。

誰會想到現實的魔掌，會剝奪了這對戀人的一切希望與幸福呢？然而，命運的折磨人也的確是她的悲慘。在一個風吹雨打的夜裏，霜梅和她的媽，無望地看着死神悄悄地把手老伯攆去了。為了料理王老伯的後事，母女倆把僅有的一點積蓄都用光了。霜梅的媽因丈夫之死，日夜不停地哭泣着，悲傷着。因而霜梅的媽遂又舊疾復發，這真是屋漏復遭連夜雨了。然而最沉重的担子還不是落在霜梅的身上，家中除了日常的伙食費外，弟弟每月要繳學費，現在她媽又病倒，叫她

往哪裏找錢來醫治她媽的病呢？

(三)

現在唯一能減輕霜梅的痛苦的大能治好她媽的病，便是一筆很大的錢。霜梅在山窮水盡無路的時候，一天傍晚的時分，她和她的弟弟哭喪着臉，默默地坐在病床的床榻，眼看他們的媽呻吟床第，奄奄一息。霜梅想到她的媽的病況，似乎是無望了。因而又再嚎啕地哭出了出來。但她見到她媽已沉沉地睡下去了，怕吵醒病人，才收淚停聲。在這時候，門外突然有人叫道：

「霜梅姑娘，霜梅姑娘在家嗎？」

霜梅早聽出是住在東村的黃亞嫂的聲音，便感到有點愕然。她媽病了整個月，都不見黃亞嫂來瞧她媽的病，怎麼今天現在在這個時辰還來呢？她正猜疑，門外已走進一個矮矮胖胖的，大概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她熟悉地走進霜梅的媽的房間裏來。好像很關心似的問道：「霜梅姑娘，你媽的病怎樣了？」

「還是不見好。」霜梅低聲回答。隨手拿過一張椅子來：「黃亞嫂你請坐啊！」

黃亞嫂並沒有坐，只看了一眼睡着了的病人，又看看霜梅的弟弟還在他姐姐的身旁，若有所思的開口說道：

「霜梅姑娘，讓小豬看着你媽好了，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霜梅同黃亞嫂出了病人的房間，便在小廳上桌旁的一條長板凳坐下。黃亞嫂凝視着霜梅那鵝蛋形的臉兒，又看到霜梅的兩眼都哭腫了，便微嘆了一聲說：

「你家也真不幸，王老伯剛過世不久，王大嫂又病成了這個樣子，霜梅姑娘，我看還是請個大夫來瞧瞧吧！」

「黃亞嫂，老實不瞞你說，我家連一個錢也不存了，多年來的一點積蓄，都用在料理我爸的後事上了。我想盡了辦法，去跟人借錢來治我媽的病，但在這村裏誰有什麼錢呢？誰不是隨做隨喫呢？黃亞嫂，我恨自己沒用，我媽養我這麼大，現在她病成這個樣子，我也沒有辦法請個醫生來看她！」說着又嚎啕地哭了。

「哎，傻孩子，哭有什麼用呢？假如你願意的話，倒有一個人想幫你醫好你媽的病呢！」黃亞嫂似乎很同情霜梅。

霜梅聽黃亞嫂說有人想幫她醫好她媽的病，便馬上收住了眼淚。懇求地對黃亞嫂說：

「黃亞嫂，你快告訴我，那個

人是誰？只要他能醫好我媽的病，我什麼都願意，就是做人三代婢女，四代奴隸我都情願，黃亞嫂，你快告訴我吧！」

黃亞嫂好像大計告成似的，便笑臉對霜梅說：「霜梅姑娘，你真是王大嫂的好女兒，好吧，我明天就把錢帶來，請個大夫來給你媽診病，那個人我暫時不想告訴你，不過，到將來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謝謝你，黃亞嫂。」霜梅像有了生機了，向黃亞嫂表示無限的感激。

「哎，天都快黑了，我要回家去啦！」說着黃亞嫂又安慰了霜梅幾句。霜梅送她出了門口，把門給關上才回轉身，要去看她媽醒過來了沒有。

(四)

一切都似乎注定了霜梅的命運似的，黃亞嫂這個好心人，更像是霜梅的命運的主宰了。霜梅答應了黃亞嫂的話後，錢是送來了，大夫也請來了。霜梅的媽經過一連幾日的打針吃藥，終於從死亡的邊緣上脫險歸來。

又經過了一個月，什麼都明白了。霜梅的媽已痊愈了。那個救人的君子，霜梅的媽的救命恩人，原來是P城的一個富商，這肥頭胖耳的富商，據說是四十年紀上下，已經有了一妻一妾了。這個肥頭胖耳的富商，曾經到過霜梅的那個村幾次了，但黃亞嫂跟她不知是什麼親戚關係。這個肥頭胖耳的富商，早

聽人說過霜梅是個怎樣漂亮透頂的女人，就對霜梅有了主意了。他得知霜梅的爸死後，她的媽又病倒沒錢醫，便乘這千載一時的良機，拜託黃亞嫂玉成其事，黃亞嫂當然是滿口應承了。

一切都近似夢幻，但一切都似乎不是夢幻。一個美麗，聰明和能幹的鄉村姑娘，不久便成了P城那位富商的三姨太太了。

霜梅的媽見自己的愛女去做人的小妾，心裏有萬箭穿心似的痛苦，她對着女兒哭了又哭，不知流下幾許傷心淚。

其實，霜梅又何嘗願意呢？對亞德仔，她更捨不得離開他。然而，環境逼人至此，叫她有什麼來還別人呢？一切就這樣決定了：霜梅救了她媽一命，她弟弟也再繼續讀書的前程。但她却犧牲了自己的終身幸福。

(五)

這是兩年半以後的一天。

早上的太陽溫和地照耀着這個仍然是貧窮落後的村莊，它好像愛撫着一個面黃飢瘦的可憐的孩子般，這間佔地極小而又極為簡陋的亞答屋，充滿着太陽的光與熱。

亞答屋裏有四個女人，一個懷着六個月身孕的少婦，面帶愁容，昨夜好像哭過了似的，兩眼爬滿了血絲。她靜默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她便是霜梅。一個五十歲的老婦人，頭髮斑白，額上有幾道溝似的綹紋，坐在廳上的一張木櫈上，懷裏

揀着一個一歲多的外孫女，她像有話對她女兒說似的。還有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他是霜梅的弟弟。他去年在初中畢業後，因沒錢唸高中，現在是失業在家。他在廳上靠牆的一條長板櫈上坐着。屋子裏是死一般沉寂。

霜梅在這間亞答屋裏瞬間又過了一週，她感到住在這屋裏，比她丈夫的洋房好上幾十倍呢！這蒼鬱的膠林，清瑩如鏡的村溪，忠樸純良的鄰居，慈祥的母親，活耀的弟弟。這村莊的一切，對她都有着無限的親切感。她來了這幾天，彷彿像換了個新天地似的。她那悵鬱的人生，似乎又充盈了生命的光輝。但霜梅想到了娘家的日期已滿，今天一定要回到那個似是天堂，却又像是地獄的鬼窟去了。

霜梅的丈夫，還對她有幾分的溫情。但那個厲害無匹的家婆，還有丈夫的大婆，是個陰險惡毒的母夜叉，丈夫也得怕她幾分。那個母夜叉是霜梅的剋星，對霜梅只有惡意，妒忌，和憎恨。處處要折磨霜梅，踐踏霜梅。

兩年多來，霜梅所受的苦楚和磨折，真是無法彌補的心靈的創傷啊！然而，她沒有反抗，沒有憎恨，她只怨自己命苦。誠然霜梅的媽，在女兒想到悲傷事流淚時，她總這樣勸慰着霜梅：「亞梅，這是命中注定，天要我們這樣，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梅，還是忍耐些吧！」霜梅也知道自己女兒都有了，腹中還帶着一個，她還有法子不忍受下

去麼？

「亞梅，我不能多留你了，你這次回去，什麼事兒都要看開點，能忍受還是忍受的好。」

「媽，你年紀老了，也要多保重身體才好，女兒是好歹，你也不必多掛慮，女兒自己會處理的。」霜梅說着又轉過頭去向着坐在牆角那邊的青年說：「小豬，你也大了，家裏的事，你要幫着媽做才好。」

「姐姐，你放心吧！這裏我會照顧的。」小豬很懇摯地回答着說。

「波，波，波。」門外突然傳進幾聲汽車的喇叭聲，屋裏人都站了起來。霜梅的媽把樓在懷裏的小外孫女，深深地吻了一下，對那小東西說：「乖乖兒，你跟媽回去，哦，乖乖要聽媽話，」說着把她交給霜梅。霜梅接過來抱着。然後對她媽說：「媽，我們回去了，你要多保重點啊！」他們慢慢地行出門去。

一個中年巫籍司機，打開了車門，霜梅上了車，轉眼間被載得老遠老遠了。

霜梅的媽看着苦命的女兒去了，才微微地嘆了口氣，進入屋裏去了。

太陽仍舊溫和地照耀着這個貧窮落後的村莊，照耀着這間小亞答屋。這是個平凡不過的故事，誰又能預料到霜梅將來是個什麼結局呢？

釣魚樂

· 君紹 ·



漫長的假期，你怎樣渡過？

當閒來無事，爲了打發心頭的煩悶，趕走那空虛的感覺，我想，釣一釣魚，總不會是壞事吧！面對明澄澄鏡子般亮的湖面，看遠山碧紫，白雲飄浮，輕煙似的霧氣，間插着鳥隻低飛，你看了，心裏必會頓覺開朗。還有呢，水裏的那些倒影：花草、林木、小橋、草舍，襯托着陽光的背景，雲影彼此拼搓、揉合、湊貼，構成了一幅奇異的倒置山水畫圖；在這水晶宮似的畫圖中，點綴着你的身影，開放着你的心，一朵一朵，微微的笑。這時，你就是釣不到魚，也會萬念俱消，神思走入夢幻般的輕盈裏，你忘了現實，忘了自己。等到神思從奇境中馳騁回來，看着手上的釣竿，才一下子提醒了你此來的目的。這時，你不禁忘情地撲嗤一笑，這罕有的天真，真是難得尋覓。這，不是够回味的韻事麼？原來，釣到魚與否並不在乎，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是蠻有意思，整個身心都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神魂的精髓和氣息，早陶融在天籟的心田裏，這才是無聲的喜樂呵！

釣魚，是有趣的玩意，花費不多。幸運時釣到一兩條有份量的鮮魚，當然是想望中的賞心樂事；就算手跡不熟，運氣差些，也可藉此把雜亂的心緒打發定，這豈不甚好。星馬兩地，大小河川甚多，土產的魚類，像貓魚、鰱魚、野鯽類、黃鰱……等等，品種既豐富，也很常見。有些小溪流或小湖沼中，有時還可以找到田蟹、淡水蝦和甲魚的蹤跡，這是題外語。但這可不會更鼓舞起你的興趣麼？你要釣的對象，更可任選不釋了。

鰱魚又名蛇頭魚，頭大而圓，全身似梭形而稍長，豐滿有力，鱗上披幼鱗，背上灰黑色，肚腹乳白色；牙齒銳利，常捕小魚和蛙類作爲食糧，爲星馬野生淡水魚中的強者。他的肉味精美細膩，據說吃了可以滋補，加強發育，和藥配煮，可以消毒。星洲牛車水的夜市，有人專賣這種魚湯。此外，也有專賣這種生魚片炒米粉的。鰱魚，通常寄居在農家池塘中，常見雌雄成對，輪流孵育，帶領成羣的初生魚娃，在淺水中徐徐徘徊。也有一種叫七星魚的，青背白肚，腹側長着七粒星斑。他和前者原是本來，

只是在星洲幾處小池裏才有辦法找到。大概這種潔癖甚濃的魚，只能生長在海闊天空，水波平的湖沼裏。這兩種魚，只需用小蛙作餌，用粗綫大鉤就可上手，大約每條有四五斤，小的也有三四兩。

貓魚，一名黑鰱，也有人叫牠爲「泥鰱」、「土鰱」、「土鰱」、「五枝鬚」等，真是別號盈藍。貓魚的嘴唇上長着五條鬚，眼小額扁，近鰓處有毒鱗兩枚，人被螫了，痛楚有如被電灼傷。他專找半渾濁的水，作爲隱身之處，喜食腐敗的肉類、糞便、蠅蛆等物。溺斃的動物屍體，尤爲牠的美味。全身長梭形，滑黏黏地，要抓住牠，如果沒有真功夫，動輒不是被牠逃脫，便是被刺傷，真是吃虧不小。鄉下孩子，很喜歡在細雨霏霏之際，戴上草笠，披着雨衣，靜候在泥水泛濫的河池港灣處誘其上釣，往往收穫甚多。當那副鬼鬼祟祟的模樣一出現時，孩子們眼快手快，看準獵物，兩手往牠的頭部鰓下又住捏緊，夾他個動彈不得，這時任牠有多大氣也逃不了，連毒鱗也失了效用。空有犀利武器門不過這些獵手了！

貓兒魚肉細味美，閩粵人最高興吃。潮州人飯店有專以此物來號召的，稱爲「土塞菜脯」湯或「白蒸畫鼠」。當天晴的黃昏，農家放水灌園，他們常常成羣結隊，浩浩蕩蕩，由河裏往上溯游，進入田溝中。如果不用釣捕，可以預掘一穴，上撒米糠或蟲蛆，誘其入陷，等到灌園完畢，把洞中的水抽乾，平空又多了一筆意外財物。

靠近林池的清溪，水溫較低，人煙稀少，常常可以窺探到金燦銀閃潑刺靈活的野鯽魚。這些野鯽，生於斯，長於斯，代代相傳繁衍，數目真是多得很。牠們大的有五六兩重，小的也有一兩多。鯽魚習慣在澄清的地方生活，感覺特別靈敏，一點點兒聲息，一絲絲兒抖動，都會把牠們嚇個半死，使剛要上鉤的魚兒逃之夭夭。但正因牠的天性機警，動一點腦筋，花一點時間，去和他周旋，同他鬥智，才是一種餘味繞繞的韻事，你要輕手蹣跚，可以窺到清水中的釣絲輕抖，浮子載浮載沉，你可以窺到小魚們爭吃麵包食餌，拉拉扯扯，搏鬥追逐；冷眼旁觀的老魚，卻不動聲色的凝視着，窺伺着，監視着在抖動的餌和動的線，滿肚猶豫，滿腹懷疑……突然，閃電似的一擲，突如其來，雷霆萬鈞地排退了密集的友伴陣勢，衝着餌，飛快地拉着線奔躍而去。這突然的一刹那，你可不能動聲息；你得屏住脈搏的跳動，鎮定地，泰然自若地把漁線放出，如放風箏似地讓魚兒高飛遠颺，好給他放胆把餌吞下，以後眼快手快，急急收線，用力拉住，手要靈活，動作要迅速，抗起釣竿，順釣線的路徑，出力地一撇，往血淋漓，捲尾撲鱗，在掙扎着，掙扎着，掙扎着，想脫離手掌的勢力。你滿足地替他脫釣，把牠放在小桶中；又再安好魚餌，如法泡製，一回又一回，等到漁興闌珊，手提鮮魚，緩步回家，一路上想到如何處置烹製這些獵物，我

想，心情必會倍加興奮吧！

釣魚，不但是消磨時光的良好娛樂；也有人看他是一門藝術。不管怎樣，個中學問，實也够稱深奧，够人吟味推敲。且說靜候水畔而因此獲得修心養性，陶冶心懷的益處，因靜而默思，頓悟世事的哲理，已是有筆難描，有口難表達的好事呢。何況人性就下，時時需要藉外事物來清除卑劣的意念，潛移生命中的絆腳石，把慾望的渣滓沈澱，非有一種高超的意境，一番自制的心志，怎能使五官形骸脫除煩惱呢？

天地間一事一物，都似乎冥冥中有真理的附藉含著，闡微抉理，便應是獨具慧眼者，嚮往生命的超昇者所最雀躍的事了。而希望對於事物能看得深遠，看得透澈，對事物的挑戰能準備有素，鎮定沉着地應付，尤非修養到家，不能入純青之境。比如快刀，沒有日日磨亮，那能成名器？那麼

（上接第二十二頁）

「那末，一共要多少錢呢？」

半仙眯着眼睛算了一會，說道：「一共要五千九百五十一元八角二分錢。」

李大媽和阿鳳一聽這個數字，呆住了好一會，才由阿鳳接着說道：「半仙，這個數目還可以少一點嗎？」

「我已經算幫襯你們了，」半仙說：「像這樣的一次法事，本來非超出六千塊錢不可。不過就算我自己替你們白辛苦吧，少收十二元七角——這個數目再少一分錢也不行了。」

阿鳳望着她的母親，李大媽搖搖頭說：「我們那裏來這麼多錢！就算把家裏那些牲畜一次賣光，也湊不起一半來。」

劉半仙打着呵欠，搖着扇子，一點也不作表示。

除明悟外，修養更不可忽略，要明達，便非常處寧靜中不可。常使疲勞神志，親近大自然的恬靜，自是生活妙諦！

日麗風和的下午，彩霞蔽天的黃昏，或月明風清的良夜，約友朋三五，佇立蔭下；獨坐石上；或輕舟一葉，在波瀾圈紋裏盪漾緩泛，輕撒網罟，徐調絃索，此時心弦忽張忽弛，忽緊忽緩，和水中的動靜，默然拍合。既不知金烏西墜，也不顧月落西山，此情此景，該是何等暢快的事啊！

當心情又進入忘我的境地，突然爆出一兩個小花，聲聲撲撲通撲通，抖動着的圈紋波脈，暗示大魚的喜悅，脫釣者的心情，反映到意識網膜上的弦絲張縮。將心比心，把漁事比世事，所得的感想又如何？

釣魚之樂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小小事情，非親身體驗是不能證會的。在漫長的假期裏，嘗一嘗遊釣樂趣的滋味吧！

，其餘不足之數是向她的姊姊告貸的。

李大媽母女沉默了好一會，方才決定回家以後再作商量。她們站起身來，付了十五塊錢，道謝着回去了。走在路上的時候，阿鳳說：「媽，我看他有點像騙子。」

「不，我現在想起來了，我的確是被那架腳車撞了以後開始腰痛的。」

「不過鹿馬書上面所說的話是不能作準的。」

「鹿馬書也是準的。我知道阿來叔那年去翻鹿馬書，說他活不到八月，結果就在七月裏死了。」

四

李大媽母女足足商量了一個晚上，方纔決定湊錢做一次法事，把那個附在李大媽身上的鬼驅除。她們把歷年積蓄下來的兩千錢從銀行裏取出來，把所有的家畜賣去，又把今年的煙葉用很低的價格抵給別人，總算湊足了四千五百多塊錢

去找姨媽，借了兩百元回來。雖然姨媽也窮得要死。

日子慢慢地過去了，李大媽和阿鳳在幾年中所積下的血汗錢，在劉半仙的鴉片槍裏化成了一陣陣的清煙。等到醫生証明李大媽是患了肝癌病，須要大量的針藥醫治的時候，她們已經化盡了所有的錢財，再也無能為力了。

二十天以後，李大媽終於被肝癌啃蝕死了。那天正是二月二十七日，非常接近劉半仙從鹿馬書裏翻出來的那個日子。因此有許多知道內裏的鄰居，都說劉半仙是個非常靈驗的術士，比從前更敬服他了。

李大媽出喪的那天下午，在劉半仙的斗室裏，又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坐在那裏，要求劉半仙算一算，是否撞了邪。劉半仙像先前一般搖紙扇，皺眉頭，眯眼睛燒符，唸咒……重演着同樣的一齣戲。



苦旱的農村



· 高 烽 ·

南國的天氣，素來就沒有所謂春夏秋冬四時的區別，雖然受了三面的熱帶海洋季候風的影響，但是現在正是南國的盛夏，而天氣始終沒有轉涼的現象，終日熱呀，熱得教人發愁。

算來已經有一個多月沒下雨了。空氣的乾燥和悶窒，簡直令人喘不過氣來。

膠園裏的小溝，終年本來都是流水潺潺，但近來已經漸漸的淺了。瞧，只有淺淺的一層，從溝底的泥沙面上匆匆的流過，從溝裏的石塊邊緣急急的掠過；嗚咽地流着，像在哭泣，在呻吟……

好幾天了，我一直沒有見過那個黑皮膚，長辮子的打水姑娘。那井邊打水用的小桶，好像也給人們冷落了。村子裏的男女老少，從滿面皺紋，白髮斑斑，年邁力衰的老年人，以至年輕力壯，朝氣蓬勃的小伙子；個個都在垂頭喪氣地苦歎：「熱啊！熱啊……」

村子裏沒有平坦的柏油路，一條又坎坎坷又骯髒的紅泥路正巧橫過我家門前。因為睽隔了一個多月的雨水，別說汽車，就是人們騎了單車從上面跑過，也會揚起塵埃來。紅泥給熱烘烘的火烘乾了，便凌亂地龜裂起來，構成一幅天然的圖畫，乍看起來還以為是通往蟻穴的道路呢。有時，隱隱約約地，還可以聽到泥土爆裂的聲響，顯

得那麼粗俗，那麼枯澀……

頸項的四圍正被一條細長的鐵鏈牽繫着的小黃狗，此刻正躺在門前那棵不知名的大樹蔭下，沒有片刻安靜過。牠一面喘着氣，一面又打起滾來，不停地叫嚷起來；叫得那麼痛苦，那麼淒涼……我盛來了一小盆的清水，放在牠的面前，牠便馬上跳了過來，一口氣骨碌骨碌地把清水舔乾。

後院擺佈着的花瓶裏，和家園前面的籬笆底下，正栽着各式各樣的花卉，本來是開放得挺鮮妍可愛，還不時遞送着芳香，現在可就不同了；它們都垂着頭憔悴了。

籬笆下，花叢中，那隻老母雞和一群小雞，卻抵禦不了這大熱天氣的侵凌、逼迫，個個都在拚命的掙扎着，個個都在翻筋斗。而那隻有紅色的肉冠，毛茸茸的大公雞，也咯咯咯的叫個不停，奔跑在園子裏。

曠場上的一片綠色草坪，本來是綠潤得教人留戀的，而現在，走在它的上面，再也沒有軟綿綿，清快的感覺了。人們雖然有時還是趁着閒暇的黃昏，踏在它的上面，但是再也沒有先前那種清幽的情趣了。

橫躺在牀上，關在房間裏，汗水流了出來，一會兒就乾了，乾了又流出來，濕透了床鋪。關

在書房裏，想看看書，或動筆寫點什麼，也是不可能的事。

紅色的火燄，熱烘烘地燃燒在天空中，而整個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受煎熬……

天空中懸掛着朵朵的白雲，有時候是厚厚的一層白霧，有時却是一面稀薄透明的輕紗。沒有風的時候，白雲是寧靜的，永遠的停滯在天空的一角；當大風起來，白雲就不斷地散開，瀾漫……

天空本來是蔚藍色的一片，自從掛上了一把熾烈的火燄，和撒上了無數飄浮不定的雲朵，它就時常在變幻，難於固定它的面目，它是顯得那麼猙獰、恐怖、和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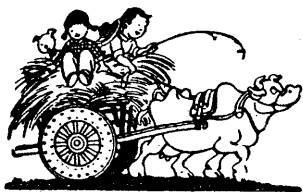
白雲在天空中飄蕩，火燄在天空中燃燒，而地面上的人們就一直在受苦，在渴望，在等待……但，雨水沒有落下來，而亞答葉蓋的屋子又那麼容易着火……人們開始不安了。

雖然這是這麼難過的日子，但勞動的人們還是辛勤地工作：早上，他們跑到樹膠園裏去幹活，熱烘烘的陽光照射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流着汗，滿身都濕透了，還是咬緊了牙根，埋頭苦幹，一棵又一棵……

……白雲並沒有變成烏雲，乾燥的風並沒有變成涼快的風……看看那支懸掛在牆壁上的溫度計，水銀柱裏的紅色液體，連稍微下降的機會都沒有，它正高高地指着華氏九十七度。

雨不下，井水乾涸了……人們沒有渴死，應該感謝那條平時被人們遺忘和唾棄了的渾沌小河……

不下雨，而村子裏的人們只好站在河邊，凝視着渾沌的河水，又眺望天空中飄浮的白雲，心中有無限的委屈和感傷……



李大媽之死

王俠

在這個甘榜裏，李大媽無疑是最精明能幹的一個女人。她雖然沒有讀過書，可是做起事來，並不比讀過中學的人差。每當甘榜裏的人遇到不能解決的事，總會這樣說道：「去問一問李大媽吧，看她怎麼說。」

李大媽今年四十九歲了，雖然瘦弱一點，但還算清健。自從她的丈夫在十年前被一條藏在草叢裏的青竹蛇咬死以後，李大媽就獨自把家庭的担子挑起來。她每天帶着她的女兒，在一塊四伊吉的煙葉田裏忙碌着。此外，她還養着三頭豬和一大群雞鴨。由於她的能幹，每年的收穫都足夠母女生活。

可是最近這幾個月以來，李大媽的身邊似乎有點不濟事了。她成天都感到頭痛，四肢痠軟，腰也挺不起來了。她起初還以為是淋了雨的緣故，所以買些現成的驅濕藥來吃。可是接連吃了好幾天，始終不見效驗。這一下，她才明白自己的病勢不輕，便叫她的女兒扶着，搭車到十里路外的城裏去看西醫。那個西醫聽說很有名氣，不知是那

國留學回來的。所以行醫不過短短的十年，已經從勞苦病人的身上發了一大筆財，坐上了價值三萬元的冷氣裝備汽車，還有華麗的住宅和數不清的產業。這一天，李大媽來到醫生診所，那個長得又白又胖的醫生就把一支溫度計插在李大媽的嘴裏，又按她的脈，拿聽筒聽她的胸肺。當然，這種手續並不一定必需。不過要收病人的診金，不化點手續是不行的。三分鐘以後，醫生說：「沒有甚麼病，你不過是營養不良罷了。」

過後，醫生在李大媽屁股上靠近盆角的地方打了一針，又給她一瓶乳白色的藥水，十多粒藥片，一小撮魚肝油丸。那個配藥的護士把這些東西交給李大媽的女兒阿鳳的時候，還把寫在標紙上的「一日三次，每次服一格，飯後服」這些話說了兩三遍。幸好阿鳳也是個靈巧的女孩子，一下子就把它弄懂了。

「這點藥一共多少錢呀？」阿鳳一面摸衣袋，一面問護士。

「十八塊錢。」

「嘩，這點藥要十八塊錢。」阿鳳想起前一天賣去五隻肥鴨才

得回十五塊錢，稍稍感到有點肉痛。

女護士站在配藥間的小窗口，臉繃得緊緊的，嘴角發出一種鄙視的神色。阿鳳知道這些藥沒有定價，任憑診所裏的人隨便開一聲口就是定價，所以很想情商一下，省回半隻鴨子的錢也好。後來從護士的臉上看出沒有希望，也就不想費口舌了。

離開診所，李大媽問：「這樣看一次病要多少錢呀？」

「十八塊錢，兩張紅鈔票只找回兩元。」

「只要一次兩次能把病看好，倒也不去管他。」

「誰知道呢，」阿鳳說：「醫生替你診病的時候，前後還不到種兩株煙苗那麼長！」

「等藥吃完了再看看吧。」

這樣，阿鳳就扶着母親向着車站走去。

一個月以後，李大媽化去了兩百多塊血汗錢，病勢非但不見好轉，甚至比從前更惡劣了。她現在再也不能到田裏去工作，成天只能坐

在門前的一把破藤椅上，望着那一大片需要人工的煙田，心裏感到異常不安。阿鳳雖然也勤奮得像她母親一樣，怎奈要做的事太多，使她無法照顧得過來。

一個學生都操勞慣了的女人，一旦要她閒坐着過日子，也是椿不好受的事情，何況家裏還有那麼多的工作等待着她去呢。到了有一天晚上，李大媽和阿鳳吃晚餐的時候，李大媽焦躁地說：「阿鳳啊，媽的病像這樣搞下去總是不對的。我相信我是中了邪了。我聽說城裏有個劉半仙，很靈驗的。只要到他那裏去問一問，馬上就知道了。」

「媽，你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中邪呢！」

「不，我的確是中了邪。你想想吧，我在中秋前幾天還是好好的，到你姨媽家去了一趟回來，情形就不對了。」

「你分明是發風濕呀！」

「不是風濕，一定不是風濕。」

「你去求那些江湖佬是靠不住的，」阿鳳說：「他們說得好，倒還不去管他，萬一說得不好，你就更加憂心啦。」

「那也沒有甚麼要緊，反正我的病是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你進一次城不覺很辛苦嗎？」

「那有什麼辦法，我咬着牙關也得去啊。」

阿鳳雖然不贊成母親去找江湖術士，可是又不便過分違拗她。同時，她對於母親的怪病也憂心如焚。所以只要是治病的辦法，也願意

陪着母親去試一試。

三、
在城市邊陲的一所廟堂裏，香火鼎盛，煙霧把人熏得睜不開眼睛。在殿堂的正中，蠟燭的火光照耀着被煙熏黑的神壇，一羣善男信女在那裏插香的插香，磕頭的磕頭，求籤的求籤。在廟堂側邊，一棵大木薯的後面，有一所小小的木板房子，門口貼着一副對聯。在進門幾步的地方，放着一張方形桌子，桌上放着些籤筒，線裝書，測字的紙捻，紅硃筆一類的東西。那個稱為劉大仙的術士正坐在桌子邊，他大約五十多歲年紀，因為吸鴉片的緣故，身體瘦得像猴子，臉色黃裏帶黑。他身上穿着一襲暹羅僧人式的橘黃袈裟，又舊又髒。在他的對面，坐着李大媽和阿鳳。她們剛才到殿堂上去拜過佛，現在到劉半仙這裏來問卦了。

劉半仙慢慢地搖着白紙扇。他的那雙患着重砂眼的眼角，積着一團黃黃的眼屎。他的臉上顯露出吸食鴉片者的疲倦神態。然而他現在正像一隻看到有食物撞上網來的蜘蛛一樣，正在抖擻起精神來，以便飽餐一頓。

「劉半仙，」李大媽以一種虔誠的聲調說：「我藥也吃過，醫生也看過，現在只留下一條路了。我求你替我算一算，我的病是否還能好起來。」

劉半仙聽了李大媽的一大片敘述，便作出一種愁天悶人的姿態，叫她把年紀生辰和起病的日子報出

來。李大媽照着做了。劉半仙一會兒屈指，一會兒皺眉頭，一會兒唸唸有詞，一會兒燒符。這樣足足弄了十五分鐘，然後對李大媽搖了搖頭，說道：「你中了邪了——現在想知道你在起病以前到甚麼地方去過沒有？」

李大媽一面思索，一面說道：「起病前三天，我到姊姊的家裏去了一趟。」

「遇到甚麼不平常的事嗎？」

「沒有呀。」

「你仔細想一想。」

李大媽回憶着那天到姊姊家裏去的經過，但是想不起有何不平常的事發生。她苦苦地思索了一遍，終於想起一件事來，說道：「我在路上走的時候，被一個騎着腳車的割膠工人在身上撞了一下，不過這件事並沒有甚麼緊要呀！」

「嗨，」劉半仙用摺扇指着李大媽說：「就是這一下，一個惡鬼附在你的身上了。」

「一個惡鬼？」李大媽用恐懼的眼光望着阿鳳。

「是的，當那個人撞着你的時候，你一驚，一個在你近旁的男鬼就附上身了。」

「劉半仙，你有甚麼辦法嗎？」李大媽焦急地問。

「沒有甚麼辦法，」劉半仙說：「他現在就在門外，不敢到我房子裏來。等你們回去的時候，他又附在你身上了。」

「劉半仙，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的。」

劉半仙緩緩地搖着他的頭說：「這種惡鬼連我們也要怕他三分的。」

這時，李大媽忽然想起有一種書，說是能說出一個人的休咎，非常靈驗的，便問劉半仙道：「半仙，你會看鹿馬書嗎？」

劉半仙用扇子敲敲桌子上的幾本線裝書，說道：「這不就是鹿馬書嗎？」

「看一看要多少錢啊？」

「不貴，五塊錢。」

「那末，請你替我看一看吧，我的病到底是不是要緊。」

劉半仙站起身，在後面的神堂上點了燭，然後翻開鹿馬書，在上面找到幾行字。

「照書上說，你的命不會過明年三月。」劉半仙把鹿馬書遞過去

給李大媽和阿鳳看，可是她們都不識字。

阿鳳頹喪了，李大媽則呆呆地望着劉半仙，好像要求他拯救似的。

「半仙，我，我——還有救嗎？」她說。

劉半仙搖着頭，紙扇輕輕地拍在深陷的胸膛上。

阿鳳本來不相信母親的病是冲於撞邪，不過鄰居們都相信，而且還舉出許多撞邪的例子來。她一想到這裏，便問劉半仙：「半仙，你真的沒有辦法嗎？」

半仙作出非常為難的樣子，說道：「辦法並不是完全沒有。不過驅邪須要做好幾天法事，要請一大幫人，還要用一錠金子來鎮邪。」

(下轉第十九頁)

慰

冷秋燕

你有鴻鵠般的壯志，
你有烈火樣的生命；
當晚暮冥冥歸返，
你呆伴着失眠的鐘等待黎明！

何必厭看男女星星泛舟碧潭？
雖你守有重洋以外的思念。
又是一切草木飄零索落的月季

嘆息那粗壯的橡樹，
以及你纖弱的情感！

野茅快就爬進你的窗櫺，
銳利的尖頂將刺傷你的心靈；
緊閉你厭重的眼瞼吧，
冷風過後，你定是淚珠盈盈！

誰在深夜裏抒唱「天倫歌」？
而你沉寂的哀戚，
會如蛛網般向四方進展。

人家都給我的外號叫不吉利的「烏老鴉」。老實說，我就是這樣，我的嘴從來不肯停地呱呱叫。你看，現在我又要喚出不吉利的話來了。我要說的故事你們一定早已知道，早就看過或聽過幾千百遍了，而且當你知道我說的甚麼故事時，相信你們必定要唾我的臉，或早打歪我的嘴。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要說。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我的家裏。

我家門前有塊油綠的草地。白天，草地上總能看見十幾隻雞和幾隻鴨子，一昂一仰地走着，或是在小小的水塘邊棲息。本來我們是不養雞鴨的，這還是最近才開始的玩意，也是媽的主意。媽很愛吃雞肉，真說得上是「嗜雞如命」，過年過節看見鄰家不必花錢竟吃到比自己買的肥上幾倍的雞，養雞這意念便在媽的腦子裏生了根。當賣小雞小鴨的人挑着担子上門來時，媽拗了

往常喜歡討價還價的老習慣三幾分鐘內就買下二十隻雞子，還買了十隻小鴨。幾個月後，好容易把那些絨毛團般大小的雞鴨服伺到這般大，有幾隻母雞開始生蛋了，不過倒也有幾隻是天折了。弟弟是個很貪嘴的人，有雞蛋吃還不足，現在居然整天念着幾時才殺一兩隻來飽一飽口福！這裏是鄉下，養狗的利益實在不少，我們當然不例外地養一條，此外我們還畜着一頭捉老鼠的大黑雄貓。

由於我是個很無聊的人，我養了一隻鸚鵡。這隻五顏六色的鳥是我用十塊錢向馬來人換來的，而那個闊牠的籠子也花了我整整的八元，我天天還得費兩毛錢豆腐牛肉等給牠果腹。不過，我花的這些錢倒也很值得；逗着牠玩，我會把一切的煩惱

從小處看世事

集點

忘卻。牠的嘴在另一方面跟人的很相像，整天吱喳個不停，學說話，音又不純，咕咕唧唧的惹得一家人都熱鬧起來，家庭也更幸福了。

我的第一個故事就在這裏收場了，至於結尾，我搜盡了肚腸想了幾次也擠不出一字，因此我就相信這是個沒有結尾的故事。我現在要一氣「呵」出我的第二個故事了。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我家門前的電話線，也是本村惟一的沿着一枝枝的電線桿，而那遠方又多草叢的地方延展，一直到那幢很奇怪的屋子。這間屋子並不是很多人都會到過的；這是間充滿恐怖和罪惡的房子，安置在這

裏的電話，據我個人的經驗，應該是相當罪惡的東西。平時，那裏一定坐着一個胖子。這個胖子是個很有權力的人，我相信他死後，不論上帝怎樣慈悲，也不會讓他進天堂，因為他早這間房子裏所有罪惡的執行者。那裏的中央擺着一張很骯髒而多血跡的長台。台上放着兩把雪亮的長刀，刀的上面還沾了幾滴相當新鮮的血跡。我認真地推想，肯定這刀的罪孽也不在少數。當這裏的電話鈴响起了，我敢斷定，那一定是跟生靈有關的電話，你儘可以先替那些生靈灑同情之淚，而且當那胖子掛上電話，他一定檢了籠子跟繩索去巡視那些被關囚着的生靈，看中意了，就進去用籠子套出來，用尖刀不留情地刺殺。

請你們別誤會，這裏並不是綁票黨撕

肉票的場所，這裏是法律允許殺生的宰豬場。在別一些地方，我們又能看見牛、羊和狗等的悲慘故事。

另一個故事記載於郊野，或在森林，或在池塘裏，河邊，海上，或在田野，總之沒有固定的地方。

在鄉下，打山豬是件很平常的事，山豬也最易獵獲的動物，因為馬來亞不論那個郊野都有很多的山豬。我也幹過這勾當，而且幹過很多。每次獵得總是宰割了用腳車載去賣錢，還賺過一把銀錢呢！記得小時，我最愛捕魚與釣魚，就是現在，我對這玩意兒也還相當愛好。不知怎的，當我看見一條條的魚在水裏悠然地，自由自在地游來泳去，心裏就會生起釣或捕的意念，似乎他們是在惹我去捉牠們。

在原野上，我們常常能看見小孩子帶了彈弓與滿袋子的石頭在打鳥，或者成人設下了套捕捉鳩鵲與八哥。

我已說過，我的故事怎樣也尋不出結局，到這裏第三個故事也說完了（至少我自認為是這樣）。我的故事就是這樣簡單乏味，一點也不動聽。

最後，我僅僅希望你們能費一點腦筋去思索思索，我們人類為甚麼做這樣的事情？人類和飛禽走獸都是「上帝」一手創造的，怎麼人可殺禽獸來吃，而人殺人却又犯法。

這是個簡單又平易的問題，你們一定知道它的答案，不知道你們的答案可跟我的相同嗎？「上帝」的慈悲怎會只准許萬物之靈的人類去屠殺萬物？人類本來就是罪惡的，就是我們每天懺悔一百次，當一塊肉吞下肚子，罪孽又堆積起來了。

親愛的讀者：蕉風向蒙要求，將於第一百期改革封面，充實內容。今後附贈之中篇小說的篇幅，將歸併到正刊裏去，以便容納更多的內容。在編輯部的計劃中，綜合性的蕉風將有下列內容：

- 一、生活趣味
- 二、風土
- 三、漫畫
- 四、信箱
- 五、奇風異俗
- 六、趣聞
- 七、通訊
- 八、影劇春秋
- 九、法律常識
- 十、遊記
- 十一、科學小品
- 十二、醫藥知識
- 十三、判案彙編
- 十四、最新科學報導
- 十五、心理測驗
- 十六、史地知識
- 十七、隨筆
- 十八、婦女與家庭
- 十九、文藝
- 二十、奇案
- 二十一、逸聞

綜合性的蕉風，將做到：（一）用趣味介紹嚴肅的知識；（二）把一般讓人看了魔魔欲睡的文字，變成活潑輕鬆；（三）使讀者因有一份蕉風而溺愛生命，振奮精神；（四）替讀者尋找各種有用而不易得到的知識；（五）替讀者解答各種生活、家庭、愛情、疾病等問題；（六）使蕉風成為智慧的寶庫；（七）文藝保持高度水準。

蕉風編輯部啓



蕉風月刊

第九十八期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出版者：

蕉風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7

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Moon

Monthly

December,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